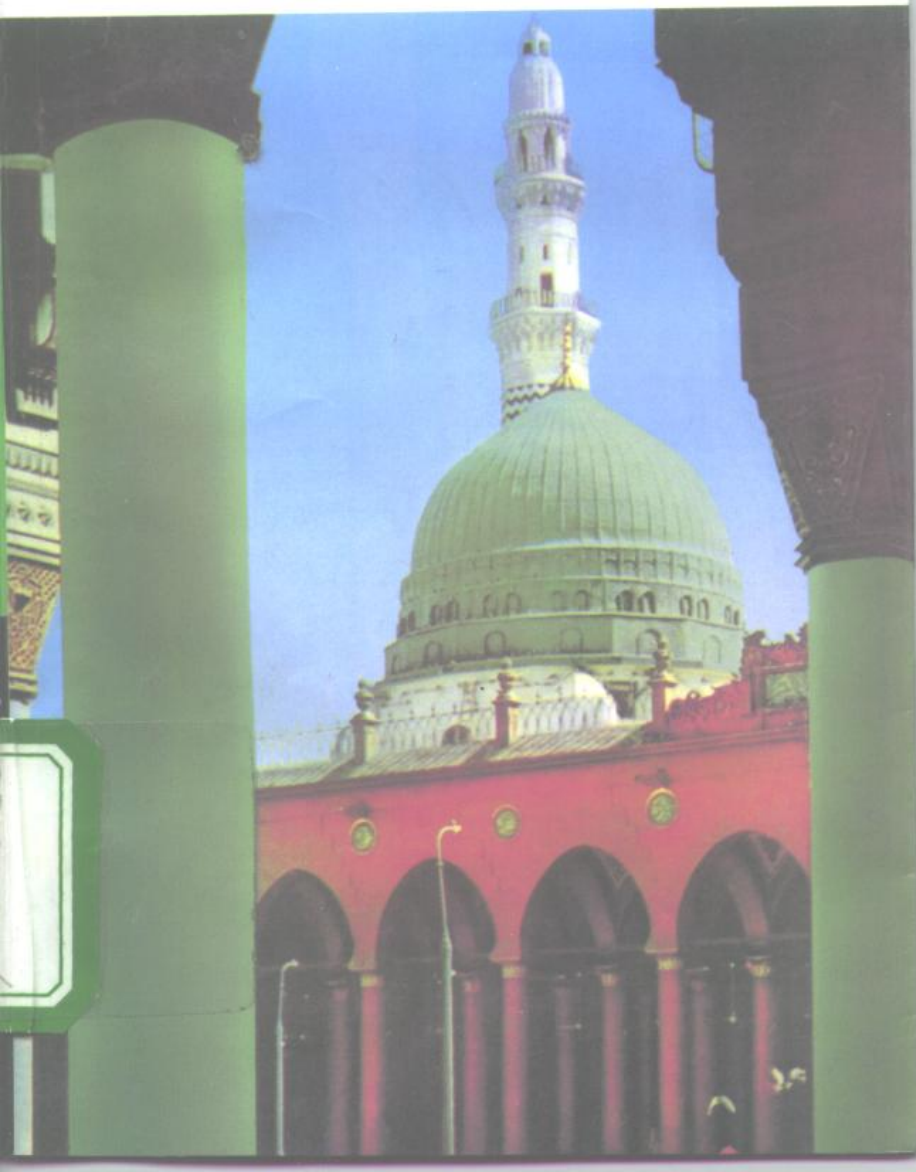
伊斯兰文化丛书

周燮藩／著

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罕默德



B38.937.1
2

●伊斯兰文化丛书●

101583

DG73/116

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罕默德

周燮藩　王俊荣　著

[illegibl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周燮藩.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伊斯兰文化/吴云贵等主编)

ISBN 7—5004—1810—8

Ⅰ.伊… Ⅱ.周… Ⅲ.穆罕默德(570—632)—生平事迹 Ⅳ.B9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612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7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5.00 元

DG73/16

《伊斯兰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吴云贵　秦惠彬　周燮藩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忠杰　王怀德　冯今源
李兴华　余振贵　杨永昌
金宜久　郑文林　周用宜
高中毅　黄燕生

编者献辞

10余年来，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下，我国学术界迎来了企盼已久的春光，相继出版了大量的多学科、不同层次的著作，为读者们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受到了欢迎和赞赏。然而相比之下，宗教读物尤其是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在我国文化市场上依然少见，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此，我们向读者推出这套通俗性的宗教知识读物，为我国文化事业百花园奉献一束小花，愿读者在涉猎中获得心灵上的启迪、情趣上的满足。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迄今仍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世界广大人口；千姿百态的伊斯兰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作为一种文明方式，其相关研究不论在东方穆斯林世界还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均已达到空前的规模，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引起高度的重视。如今改革开放的大潮早已把国人推出家门、涌向世界，汇入人类文化的海洋；我国人民同发展中的伊斯兰国家的交往愈益增多，遍及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各个领域，甚至在看似无关的经济交易、投资活动中也同样蕴含

着包括宗教传统在内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决策、经济行为。这些都揭示国人增强文化意识，涉猎国际文化知识，加深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

伊斯兰教步入华夏大地已有千余年之久，她已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我国的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早已不再是异质的外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饱受10年动乱之苦的我国各族人民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国家长治久安有大计更把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提高到政治原则高度。而欲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除了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而外，不同民族之间还需要有心灵、情感、文化上的理解、交流、沟通，这也要求我们加深对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一部分的伊斯兰文化同理解和尊重，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共同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

若本丛书能使读者开卷有益，能使读者拓宽视野、增进知识、奋发向上，我们将感到无限的欣慰。我们也热诚地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与建议。

《伊斯兰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3年7月30日

一、“蒙昧时期”

1. 阿拉伯半岛 …… (1)
2. 阿拉伯人 …… (5)
3. 队商贸易和希贾兹 …… (8)
4. 阿拉伯人的拜物教 …… (12)
5. 犹太教与基督教 …… (20)

二、从孤儿到先知

1. 易司马仪的子孙 …… (25)
2. 天房克尔白 …… (27)
3. 麦加古来什人 …… (28)
4. 古来什人与转运贸易 …… (30)
5. 哈希姆族的孤儿 …… (35)
6. 象年 …… (37)
7. 隐士贝希拉 …… (38)
8. 赫蒂彻 …… (41)
9. 为圣前的经历 …… (42)
10. 重建克尔白 …… (44)

三、首次启示与先知使命
1. 启示的降临 …… (47)
2. 最初的穆斯林 …… (49)
3. 早期启示的社会意义 …… (50)
4. 迫害与联合抵制 …… (53)
5. 两次迁徙阿比西尼亚 …… (56)
6. 悲伤之年 …… (59)

四、登霄与迁徙
1. 塔伊夫被逐 …… (60)
2. 夜行与登霄 …… (61)
3. 来自叶斯里卜的希望 …… (65)
4. 阿克巴协议 …… (67)
5. 迁徙 …… (68)

五、麦地那社团 …… (70)
1. 麦地那的社会状况 …… (70)
2. 先知寺的建立 …… (71)
3. 麦地那社团的建立 …… (72)
4. 麦地那社团章程 …… (75)
5. 初期的冲突与对策 …… (81)
6. 白德尔战役 …… (83)
7. 与犹太人关系 …… (86)

8. 古来什人商路受阻 …… (88)
9. 伍侯德战役 …… (89)
10. 联盟战役 …… (91)
11. 麦地那时期的社会改革 …… (93)

六、阿拉伯先知

1. 进军麦加的前奏 …… (97)
2. 侯达比叶协议 …… (99)
3. 向各国君主传教 …… (100)
4. 海巴尔战役 …… (105)
5. 补行副朝 …… (106)
6. 穆尔塔战役 …… (107)
7. 克复麦加 …… (109)
8. 侯乃尼战役 …… (111)
9. 远征塔布克 …… (114)
10. 伪信士 …… (116)
11. 代表团之年 …… (117)
12. 辞朝 …… (120)
13. 先知逝世 …… (121)

结束语：穆罕默德论 …… (125)

一、“蒙昧时期”

1.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就在半岛西部希贾兹的麦加。在阐述这位伟大人物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半岛的自然特点。

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界约旦谷地，西滨红海，南临阿拉伯海，东濒海湾和阿曼湾，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

半岛的居民阿拉伯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做“阿拉伯岛”，说明在地理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状态，但由于叙利亚沙漠的延伸，半岛插入古代两大文明的发源地——埃及与巴比伦之间，南部的海路又与另一个古代文明发源地印度相通。这种地理位置，使半岛在欧亚大陆及非洲之间，以及地中海世界与印度、远东之间，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地形看，阿拉伯半岛是个西部和南部为山脉

所环抱，逐渐向东部和北部倾斜的“台地式高原”。西部因红海海岸断裂下沉，地缘掀动而翘起，形成希贾兹山脉。山脉沿着西部海岸绵亘1800公里，直至也门。在麦地那附近的北端山脉，海拔为1200米左右。自塔伊夫往南，上升到2000米以上，山岭巍峨，蜿蜒起伏，越来越高。也门的哈杜尔舒艾卜峰，海拔3760米，是半岛的最高点。由希贾兹迤东，地势渐趋低缓，大多属于平坦高原和低地。但沿南部海岸，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脉依然连绵不绝，直抵东端为阿曼湾，长约1600公里。在阿曼湾西岸，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主峰绿山海拔3352米，陡崖峭壁，巍然耸立，雄视着印度洋。这些小脉构成挡住海风带湿空气的自然屏障，是半岛内陆形成广袤沙漠旷野地带的原因之一。

除山脉和高地外，半岛约有40%的地区是沙漠。真正的沙漠分为三类：(1) 内夫得沙漠，位于北部，主要是沙质沙漠，经常因大风吹动而迁移，形成一望无际的沙丘丘陵。这一地区干燥贫瘠，绿洲极为罕见，但在冬季降雨以后，地面会萌发一层青翠的牧草，成为骆驼和羊群出没之处。(2) 红沙地区，北起内夫得沙漠，南至哈达拉毛山脉，迤逦500多公里，构成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的鲁卜哈利沙漠（空旷无人地区）。红沙地区西部，通称艾哈噶夫（沙丘地区）。在季节性降雨时期，这里生长丰富的牧草，

能吸引贝杜因人赶着畜群前来放牧几个月。但在夏季，却是寸草不生，人迹罕至。(3) 熔岩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火山熔岩的碎碴堆积在地表沙岩之上。这种岩质沙漠是真正的不毛之地。

半岛其他部分属于干燥草原或半沙漠地区，即阿拉伯人所说的旷野。著名的有叙利亚哈马德旷野、伊拉克萨马瓦旷野、哈萨旷野。此外还有一种沙丘围绕的圆形平原，由于地下水蕴量较多而形成草原。在这类贫瘠草地上，各种灌木丛生，是骆驼的主要饲料。可种植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低地和零星散处的绿洲里，历史上兴起的城镇大多出现在那里。

半岛气候的显著特征是干旱和炎热。不过，因地理条件不同，各地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沿海地区冬夏气温差别较小，即使在冬季，也很少降到15℃以下，夏季一般在40℃左右，可是湿度较高 。内陆地区，例如被沙漠和草原包围的纳季德高原，冬季夜晚气温经常下降到0℃左右，而夏季白天气温通常达到45℃以上。只是夏季一般湿度较低，昼夜温差很大，白昼虽然酷热，夜间却比较凉爽。内陆的沙漠地区，属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干燥炎热地带之一。在鲁卜哈利沙漠，夏季白日气温超过50℃，沙漠表面温度估算最高可达82℃。只有希贾兹地区塔伊夫东南的山岭高原气温较低，即使在夏季也较凉快。

各地的年降雨量，一般都在100毫米以下，集中

在冬季的11月至翌年4月，而且雨期毫无规律。如在希贾兹地区，有时长达数年滴雨不下，有时一阵暴雨骤降，持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来势非常猛烈，会引起山洪暴发，沟壑横流，在麦加还有山洪冲毁克尔白的危险。因而境内没有一条常年潺浮动的河流，却有遍布各地的干沟涸谷——瓦迪，即临时性的水流道网。著名的锡尔汉瓦迪、鲁麦瓦迪、达瓦西尔瓦迪、哈达拉毛瓦迪，起着为商队和朝觐者指引道路的作用。也门和阿西尔因有西南季风经过红海登陆，在遇到山地抬升后产生地形雨，每年5—9月能有充足的定期降雨。也门中部高地海拔800米以上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为750毫米，最多的地方可超过2000毫米。当地居民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古就开始兴修水利，开辟梯田，种植农作物。沿南部海岸的山谷中，乳香、没药等香料植物长势茂盛，古代即有“香料海岸”之称。

自然条件的差异，在半岛造成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经济区域。沿海地区，特别是西南部，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起，已在灌溉农业和香料贸易的基础上构筑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夕，这一文明虽然已经衰落，但对整个半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仍留有深刻影响。中部和北部，主要是希贾兹、纳季德和叶马麦地区，与艰苦的自然条件相适应，当地居民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贝杜因

人。他们除周期性的迁徙游牧外，还劫掠、勒索绿洲和商队。绿洲城镇居民生产的椰枣、谷物及队商贸易，与贝杜因人放牧的畜群，成了互为补充的经济资源。在穆罕默德时期，经济基础不同而又互相依赖的两种社会集团——沙漠的游牧民和绿洲的定居民——并存于阿拉伯人的氏族社会中，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历史特征。

2.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在广义上应包括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居民，但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夕，阿拉伯人是指狭义的阿拉伯人，主要是希贾兹和纳季德的北阿拉伯人，即大多数过着游牧生活的贝杜因人。他们与南阿拉伯人不同，没有灿烂的古代文化，也不像奈伯特人、巴尔米拉人、加萨尼人和莱赫米人，从未建立过统一的国家。

根据阿拉伯人的诗歌和传说，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社会，在总体上仍属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氏族是贝杜因社会的基础。每个帐篷代表一个家庭，在同一区域集结的帐篷组成一个民族。承认有共同祖先的氏族组成部落，成为基本的社会—军事组织。贝杜因人每年周期性地沿一定的路线迁徙，赶着共同经营的驼群和羊群，逐水草而

居。由于食物和牧草的不足，他们总是分散行动，以15—20个帐篷为一伙，保持在数小时的路程之内。一旦有事，部落大约可以集合500人左右的军事力量。贝杜因人的名称，就起源于这种小游牧群。

部落成员之间保持着民主和平等的关系。部落首领舍赫（长老）由推选产生。他必须是年高德劭、智勇兼备、仗义疏财的成员。他的职权是仲裁而不是命令，是遵循而不是引导部落的统一意志。在公共事务中，他靠经验、威望和感召施加影响，并不能独断专行，因为权利和义务属于氏族，而且不能超出部落之外。他的主要职责是维系部落的团结。部落的公共事务则须取得各氏族的一致同意，由长老会议（麦吉里斯）决定。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主要是世代因袭的习惯（逊奈）。破坏或违犯部落的逊奈，就是侵犯部落集体利益，将要受到全体的谴责和惩罚。其中最严厉的措施是解除氏族关系，违犯者因此成为“不受保护的人”。所以，贝杜因人要对氏族和部落，而不是名义上的首领绝对忠诚。氏族和部落则保障他的权利和生计，为他所受的伤害报复，对他的罪行负责，并在他死后继承他的遗产。在贝杜因人的氏族感情中，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至高无上，血统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在部落之外，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和权力，人们不受传统规范的约束。在部落的习惯中，“外人”和“敌人”

是同义词。

贝杜因人的生活主要依赖共同放牧的畜群，但在困急和可能时，他们就劫掠其他部落，以弥补生活用品的不足。在贝杜因部落中，劫掠不仅是一种经济手段，而且也是表现丈夫气概的方式之一。弱小的部落、绿洲和商队，如果无力抵抗劫掠，可以用所谓的“兄弟税”（礼物）购买“友好权”或换取保护。在劫掠时，贝杜因人通常尽量避免流血，防止造成严重的部落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血亲复仇起着调节和限制流血冲突、保护部落成员的作用。不过，争夺水草和牲畜的剧烈竞争，往往酿成部落间的世代仇杀。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部落都要在长期残杀、两败俱伤后才能同意和解。了结的办法可以赔偿血金以达成和解，但受害一方常常要求双方交出罪犯，听凭报复。另一方为了部落的荣誉和尊严，多半是自己杀死罪犯。这种荣誉观念决定贝杜因人的一切行动，是阿拉伯人道德规范的基础。

从5 世纪末到7 世纪初，由于南阿拉伯部落大批北迁，促使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及其附庸国的存在，阻挡了游牧部落的往外迁移。相对稠密的人口聚集在半岛中部和北部，形成较稳定的经济联系。随着经济活动和部落交往的密切，血亲复仇和部落战争因以掠夺财富为目的而日趋频繁和残酷。在阿拉伯诗歌中，这一时期（约 500—

622）称为“阿拉伯人的日子”，即部落战争时期。最驰名的部落战争有白苏斯战争（485—525）、达希斯和加卜拉战争（6世纪末至7世纪初）、菲贾尔战争（575—590）等。菲贾尔战争发生于禁月，因此称为“违禁的”战争。参战的一方是麦加的古来什人和克那奈人，另一方面是哈瓦精人。据传14岁的穆罕默德参加过其中的一次战役。这些大多发生在同宗部落之间的血族仇杀，极大地削弱了血缘联系，促成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的解体，推动各部落向地域性亲属部落联盟发展。在袭击和劫掠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和力图以掠夺致富的欲望，使广大部落，特别是惶惶不安的中小部落，都企求托庇于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这种倾向促使各部落走向更大规模的联合。同时，仇杀和混乱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引起了对超越部落之上的权威的需要。在麦地那，经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交战双方向穆罕默德发出主持仲裁的联合吁请。阿拉伯社会由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这种发展，正是伊斯兰教兴起的前提。

3. 队商贸易和希贾兹

4世纪时，东西商道从阿拉伯西部转移到其他路线：经由红海和埃及，或取道波斯湾和幼发拉底

河。在希贾兹和纳季德，过去一度存在的城镇和商站趋于消失，贝杜因人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游牧生活普遍地取代商业和农业。到6世纪下半叶，国际商路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改变。由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帝国之间爆发的长期战争，加之社会危机和政治斗争而引起的普遍混乱，堵塞了一直是东西贸易必经之路的波斯湾和幼发拉底河航线。陷入内部教派纷争的拜占庭和埃及，也无力挽回尼罗河和红海商路的衰落。于是，远离战火的希贾兹商路重新悄悄地兴盛起来。这时，南端的也门已经一蹶不振，北方的王国也不复存在，半岛的经济重心转移到西部，希贾兹地区的队商城市开始复苏。

希贾兹位于纳季德高原和帖哈麦低地之间，是一片荒凉的山地。麦加、塔伊夫和麦地那，是南北商道上三座比较重要的城镇。

麦加一名发源于南阿拉伯语麦库赖伯（圣地），希腊地理学家在2世纪时称为麦科拉巴。它位于一条狭长的涧谷里，四周群山围绕，气候炎热干燥。《古兰经》说“那是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14：37）。但麦加有一眼水源丰富的井泉和一座古老的圣寺，又处于南往也门、北通叙利亚、东达波斯湾、西接红海的商路交叉口上，自古就以圣地和商站著称。麦加的古来什人原是一批半游牧半掠夺的贝杜因人，散处于麦加周围，以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为生。

5 世纪末，库赛伊（约480 年卒）召集古来什各氏族，与克那奈部落和库达阿部落建立联盟，从南阿拉伯的胡扎阿部落手中夺取了麦加。据说，他对部落制度作了改革，使古来什人由游牧转入定居，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商业部落，获得了古来什（从事贸易赚取利润）的名称。① 整个部落大约包括20 个氏族，核心是“内部古来什人”或“圣寺周围的古来什人”，其他氏族叫“外部古来什人”。在麦加外围，还有一些结盟或依附的贝杜因部落，叫“古来什阿拉伯人”。在部落内部，各氏族然保留各自的长老会议和崇拜的圣石，部落联合的形式就是把各氏族的圣石供奉在共同的圣寺旁；麦加的克尔白是部落统一的象征，部落议事会马拉就设在那里。

古来什部落除了转运贸易外，还发展了希贾兹的集市贸易。由于他们的努力，禁地和禁月的惯例得到保证，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意义。阿拉伯人每年有4 个月可以免于劫掠和仇杀，到麦加朝拜圣地和从事贸易。在这些宗教和经济活动中，作为克尔白的守护人和集市贸易的管理人，古来什部落的地位十分显著，使它在游牧部落中享有威望。

塔伊夫在麦加东南，两城相距120 公里，但地处海拔2000 米以上，因而气候宜人，加之水源丰富，土

① 古来什一词的本义是沙鱼，大概起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但早已失去了实际意义。

地肥沃，出产谷物和水果，尤其以葡萄、石榴和蔷薇花著名。该城原名瓦志，后来四周修建了一道防护性围墙，改称塔伊夫（意为围墙）。根据传说，塔伊夫原来是叙利亚的一个村庄，由于易卜拉欣祈祷真主恩赐麦加人以谷物和水果，真主就把塔伊夫移到麦加附近来，故俗称“一小块叙利亚土地”。塔伊夫与希拉和也门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也是个重要的队商城市。塔伊夫的赛吉夫部落，曾与哈瓦津部落结盟，企图排挤古来什部落，垄断波斯湾至也门的转运贸易。575 年，双方卷入菲贾尔战争。大概由于战争的结果，赛吉夫部落被迫承认了古来什部落的优越地位，在长途转运贸易中与古来什人合作。赛吉夫部落内部分裂为两个明显对立的集团，这可能也是塔伊夫实力不如麦加的原因。

随着麦加的繁荣和集市的兴盛，城镇和游牧部落之间的经济联系有了发展，克尔白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朝拜中心。阿拉伯人有每年朝拜圣地的习俗。某些著名的圣地会成为几个部落共同朝拜的地方。举行宗教仪式时，圣地就成了停止械斗的禁地，同时也为人们交换商品提供了便利。这样，集市与宗教发生联系，交换也不仅仅限于商品。在重要的商业中心附近，就会形成一年一度的定期集市。这种每年一届的集市，都在禁月中进行，劫掠和仇杀则一律禁止。异教的阿拉伯历法是太阴历，采用闰

月，每年的11、12和1月正值春季，是商品交易的大好季节。

乌卡兹、阿曼、亚丁、萨那和哈达拉毛，是“蒙昧时期”阿拉伯半岛的5大集市。乌卡兹位于麦加东南，约100公里远，与其西南的塔伊夫相隔约35公里。在556年以后，乌卡兹集市跃居五大集市之首，在每年的禁月（11月），举行20天集市。乌卡兹集市还是最重要的文化舆论中心。各部落的诗人在那里朗读自己的诗作，争夺最高的荣誉。据说，著名的7篇《悬诗》，都在集市上摘取过桂冠，曾用泥金描绘，悬挂在克尔白墙上。一名诗人若不在这里成名，那就永远不会成名。正是这种文学集会，以及对克尔白朝觐和同麦加的商业联系，阿拉伯人才有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荣誉观念、共同的社会心理，同时也形成了驾于部落方言之上的共同语言。

4. 阿拉伯人的拜物教

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人的宗教，是闪族信仰最古老的形式。他们的部落宗教主要是集体的崇拜仪式，而不是个人信仰。他们遵奉宗教习俗，既是尊重传统的礼仪和风俗，也是顺从部落的统一意志。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同时也承认其他部落的神

灵在其范围内的权力。神灵一般都有固定的往处，通常由一块石头，有时也以树木、井泉或岩洞作为象征。宗教仪式的核心是献祭，圣石就是祭坛。通过分享祭牲或蘸舔血液，神灵与部落建立血缘关系，成为部落的守护神，或变成部落的祖先，而神灵的起源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举行仪式期间，人们要隆重地给男孩举行割礼，并遵奉戒除性交一类的禁忌。地点总是在水源附近，以便执行洁净的规定。举行仪式的区域构成一块禁地，有时是一片不许外族人放牧的草场。在这类禁地内，砍伐树木、狩猎禽兽和杀人流血遭到禁止。禽兽、树木和人的生命，与禁地中居住的神灵享有同样的权利，都不受侵犯。受到复仇者追索的亡命者，在禁地内得到保护。即使在神灵的概念形成之后，禁地的石头、树木、井泉、岩洞等自然物仍是圣洁的，因为这些自然物是拜物教徒与神灵发生直接联系的媒介。有些迁徙不定的贝杜因部落，将圣石安放在红色的帐篷里，在战争或其他重要场合，则抬着或供奉在驼桥里，类似于希伯来人的“约柜”。有的神灵也为不同的部落所敬奉，一个部落迁走后，神灵留在原地接受其他部落的朝拜。重要的神灵就逐渐成为几个部落在固定季节共同朝拜的对象。在朝拜的各种活动中，最显著的是围绕圣物的列队行进仪式。巫士在队列前，用节奏快速的半谐音韵句高诵咒语，人们在绕行中伸

手触摸圣物，以便从中获取超自然的力量。希贾兹的几处圣地，在伊斯兰教以前是贝杜因人最重要的朝拜中心。他们在集市结束后前往麦加，参加绕行克尔白和奔往阿拉法特的行进仪式，然后在克尔白四周的360块“圣石”——或作祭坛，或作偶像，或兼而有之——上宰杀祭牲，把血洒在朝向克尔白的那一面，牺牲供奉在石头上。

阿拉伯人的部落宗教，只是感觉欲望的宗教。他们向神灵奉献祭品，企求神灵的回报，即负起保护和赐福的义务。他们的宗教观念极其简单，没有说明神灵起源的神话，也不存在由部落神发展而来的具体造像。语言本身也在“神灵住所的石头”（沃斯恩）和“雕塑的偶像”（塞奈姆）之间作了区分。前者可以指拉特、麦那的祭坛，后者则是源自阿拉米语偶像（赛莱姆）一词的转借语，大概指伊斯兰教以前从美索不达米亚输入的人形偶像胡伯勒。

在阿拉伯人的部落宗教中，不存在真正的祭司职位或教士阶层，但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巫士。卜士（卡欣）的职能是发布神谕和予言，用神签决疑，主持朝拜或祈雨一类的迎神仪式。圣地护卫（萨丁）只是圣石或圣寺的世袭监护人，并不主持献祭，让人们自己宰杀祭牲。占兆者（阿伊夫）能从飞鸟走兽的动向予卜吉凶，并裁决棘手的内部争执及血统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卜士，特别是女卜士（卡希

娜），被认为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禳雨驱灾，却病辟邪。有时也行使仲裁人（哈卡木）的职责。在部落战争中，他们伴随着驼桥，予卜敌方移动和谋划的情报，或用咒语使敌人的武器和战术失效。至部落战争的盛期，随着部落宗教解体和巫术衰微，他们的地位逐渐被诗人所取代。

阿拉伯人称诗人为“沙仪尔”（感知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掌握超自然的知识，传之于不可见的精灵或魔鬼，所以能用他们的语言使敌人遭殃。在交战时期，他是部落的代言人和鼓动者，平时则是舆论的制造者和引导人。诗人精通本部落的宗谱和祖先的功绩，熟知各自的牧场、疆域和权利，了解敌对部落的心理弱点和历史耻辱。因此，他们的口舌有时胜过战士的勇武，能产生更有效的打击。后来，在颂扬和讽刺这两大主题中，诗人竭力主张道德对比和道义的约束力，借以校正和维护部落的生存。诗人表述或制定了伊斯兰教以前较高的道德规范，尽量避免触及贝杜因人较为低下而粗野的习俗。这些诗歌凭着口耳相传，成为当时阿拉伯人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是传世的文学珍品，而且具有史料的价值。

在诗歌中，阿拉伯人的道德规范称为美德（穆鲁阿）和荣誉（伊尔德）。伊尔德与宗谱的高贵和血统的纯洁相联系，被认为是规范部落和个人的最高

准则。损害一个人的荣誉便会招致致命的报复。维护荣誉的手段就是穆鲁阿，本义是男子气概，后来演变为美德。其要素是勇敢、忠诚和慷慨。勇敢体现在劫掠和复仇上。忠诚即无条件地服从部落。慷慨要求能为不速之客和穷困无告者宰杀自己的最后一头骆驼。部落关系仍是个人生存的条件，因而个人的命运并不重要，也没有关于个人永生的信仰，永生存在于部落。到6 世纪初，大批处于依附地位的弱小氏族在频繁的战争中出现，削弱了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一种超越部落的美德——勇敢善战、忍受患难、有仇必报、扶弱抑强——成为各部落共同的生存依据。但是，极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使人们感到有一种不可理解和捉摸的力量，难以控制和抵御。至于不断降临的灾难，诗人都归咎于命运和光阴。每个人的享有、寿限、性别和幸福，听凭盲目的命运主宰。人类的活动和能力，受到光阴的无情摆布。部落的荣誉和美德为之黯然失色。古典诗歌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艰辛、祸福无常、爱情不永的悲叹哀伤，流露出对个人信仰和个人道德的追求。这种个人意识的产生，是对以外在仪式为特征的部落宗教的怀疑和否定，也是要求摆脱漠视个人的集体信仰的觉醒。

贝杜因人在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前，还没有来世生活和灵魂不朽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死者是

[illegible]

在某个阴暗的住所睡觉，一定的时期内还处于半知觉状态。埋葬死者通常都举行献祭：把骆驼栓在墓前，断其筋腱，让它慢慢死去。男人用誓言安慰死者。妇女的哀歌和嚎叫仿佛想挽回离开尸体的灵魂。他们从不在坟上加添石头或树枝，忌讳乘骑经过那里。他们还相信有某些超人的力量控制着周围的自然界，可用巫术役使它们。随着巫术的衰落，神灵与精灵有了区别，后者被设想成和人类一样繁衍，也受死亡支配的有生命的东西。这就是阿拉伯语的"精尼"。或许最初是沙漠与绿洲之间的强烈对照，使他们有了神灵各有所司的明确概念。人迹常至的地区，由神灵主宰；渺无人烟的荒野，归精灵统治。他们对于沙漠和野兽的种种恐惧产生了莫可名状的敬畏，精灵就是这种观念人格化的产物。在传说中常常伪装成性格残暴的贝杜因人出现。在《古兰经》中，精尼是真主用火焰创造的（55：15），常常诱人作恶（6：18）。麦加的异教徒还妄言真主与精尼有姻亲关系（37：158），以精尼为真主的伙伴（6：100），并祈求精尼保护他们（72：6）。在伊斯兰教时代，精尼的数量增加了，因为拜物教的神灵都被贬入精尼的行列。

在希贾兹，拜物教已不限于精灵崇拜。6 世纪时，以麦加为中心出现了超越部落的地方神灵。这些神灵后被贬斥为偶像或"配偶"，实质上是一种正

在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和自然力量的崇拜。其中最受崇拜的，是麦加人称为“安拉女儿”的三女神：拉特、欧扎和麦那。拉特（本义是女神）的祭坛是一块方形的白石，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谷地。塔伊夫尊奉她为“女主宰”。麦加人和其他的人都到那里去朝拜和献祭。希罗多德曾提到她的名字艾里拉特。她是奈伯特和巴尔米拉的一个神灵，后来为许多贝杜因部落所崇拜。欧扎（大能者，大概和拉特都起源于金星，分别代表启明星和长庚星）的祭坛设在麦加东面的奈赫莱，由加卜加卜山洞前的三棵阿拉伯胶树组成，其中的一棵称欧扎树。希贾兹有许多部落前去献祭，树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祭品，但她在麦加最受尊崇。据说，穆罕默德年轻时曾向她献祭。麦那（本义是命运）是司命运和时间的女神，掌管一把能剪断生命之绳的剪刀。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古戴德有她的圣坛，是一块黑石，曾是麦地那阿拉伯人朝拜和献祭之处。她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神灵，起源于阿拉伯人的家神。这些神灵的崇拜，是氏族社会解体和世界性经济力量变幻不定的现实在宗教观念上的反映。由此体现的宗教领域内综合、抽象和统一的趋势，是阿拉伯民族和政治统一进程的必然结果。

麦加的圣寺克尔白，是一座立方体型的简单建筑，原来没有房盖，墙角嵌着一块黑色的陨石，被

阿拉伯人当作神物崇拜。这块玄石传说是易卜拉欣建造天房时，由天使吉卜利里递给易司马仪，安放在东南角上的。朝觐者在绕克尔白行进时都要赡吻或抚摸这块玄石。约在608年，古来什人利用一艘在红海海岸触礁的拜占廷商船残骸，重建克尔白，并加上了房盖。当时，克尔白是多神崇拜中心，最显赫的神灵叫胡伯勒（发源于阿拉米语，字义是蒸汽、精神），是个具有人形的偶像，旁边摆着卜士用以决疑的神签。据说胡伯勒是胡扎阿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引入的，替代原来受崇拜的那位神灵。穆罕默德克复麦加后，与其他偶像一齐被捣毁。不过，《古兰经》中始终未提其名。

阿拉伯人宗教观念中的高位神叫安拉，是一位古老的神灵。古代南阿拉伯铭文中有这个名称；作为泛指的神，也在奈伯特人名中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彦铭文里，这个名称屡次出现。显然，列哈彦曾是阿拉伯半岛崇拜安拉的中心。在2—6世纪的北阿拉伯铭文中，安拉就是至上神。穆罕默德的父亲叫阿卜杜拉，意思是安拉的仆人。从《古兰经》看，麦加人至少已经相信，安拉是造物主，最高的养育者，盟誓和契约的监督者，流落他乡的异族人的保护人，在特别危急时刻可以呼救的惟一神灵。当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在阿拉米语和阿拉伯语中用的也是同一名称。穆罕默德信奉的安拉，

与麦加人的概念显然有所不同。在伊斯兰教以前，安拉作为至上神的观念虽然为人熟知，但这位“天房之主”在现实生活和宗教仪式中还未占据真正的统治地位。“天地间惟一真神”的观念，不仅显示了原有宗教意识的融合和升华，而且也反映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强大影响。

5. 犹太教与基督教

犹太教对阿拉伯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很远。从所罗门时代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就有了接触。至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犹太商人频繁活动于耶路撒冷到也门的商道上。大约在1世纪，人数较多的犹太移民开始进入阿拉伯半岛。在南部，犹太教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希木叶尔王室改奉犹太教为国教，并对当地的基督教社团加以迫害。在西北部，犹太人作为组织严密和居住集中的农业社团，在太玛、斐达克、海巴尔、叶斯里卜和瓦迪古拉等地占据绿洲良田，发展灌溉农业和手工业，同时还垄断了当地的集市和金属制品贸易，占有经济优势。另外，在阿拉伯古典诗歌中，有许多涉及犹太人的内容，《乐府诗集》和祝希麦的《诗人传》，都专门提到过犹太诗人。犹太诗人赛毛艾勒·伊本·阿迪雅，由于不顾儿子被杀，坚持信守对伊本鲁勒·盖伊斯的诺言，使

他的名字在阿拉伯人中成了“忠实”的同义词。事实说明，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一席。但在宗教上，犹太人不仅保留了会堂、拉比、经典、律法和学校，而且也继承了传统的排外偏见。他们一般不愿向拜物教徒详谈经典中的寓言传说，只是偶而给一些故事附上阿拉伯的历史背景，或在流行的阿拉伯传说中加添一位犹太教天使，以便向阿拉伯人宣传教义和律法。在乌卡兹集市上，宗教观念的传播就是这样与商品交易同时进行的。因此，犹太教的一神教义和传说，虽然给阿拉伯人传入新的观念和知识，进一步冲击了正在解体的部落宗教，但对部落民的影响，多半停留在表面上，并且局限于城镇和集市附近。

基督教对阿拉伯人的影响，就广义的阿拉伯半岛而言，几乎与其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据说保罗曾在沙漠的阿拉伯人中隐居3年。尼西亚会议（325年）上，有5名阿拉伯主教出席。几个世纪后，北部边境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先后改奉基督教的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从而对半岛内部，主要是北部的游牧部落产生影响。基督教的各种异端教义，也通过逃避迫害的教士传入内地。6世纪初，奈季兰成为基督教的重要据点。该地的大教堂，据说装饰着拜占廷皇帝赠送的大理石和镶嵌砖，是座壮丽的建筑。一性派在奈季兰集市上传播教义，甚至在南部

边远地区也有所发展。由于他们与阿比西尼亚的入侵有关，奈季兰的首领被阿拉伯人叫做“阿比西尼亚总督”。在北端，因拜占廷帝国曾设谋拘捕加萨尼国王和长期迫害一性派，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基督教始终与背信弃义联系在一起，无疑阻碍了基督教的传播。西奈半岛有一所正教修道院，周围还住着一些隐士，但看不出对阿拉伯人有什么影响。

在希贾兹，基督徒主要是一些小商、酒贩、屠夫和奴隶，以及各种异端教派的修士和隐士。他们人数不多，散居于绿洲城镇和游牧营地，没有独立的社团和教堂；在神学上简单粗糙，而且互相攻讦，还杂糅有浓重的犹太教成分。阿拉伯商队频繁出入北部基督教地区，商道上的修道院和隐士居所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也按照传统款待基督教徒。修士和隐士定期到集市上布道，一则资料还提到他们与麦加人的宗教辩论。阿拉伯人对基督教教义和仪式，多少会有一些肤浅的认识。古典诗歌不仅反复提到基督徒及其生活方式，而且还产生几名基督教诗人。现有的资料不足以证明基督教已深入人心，只说明诗人对于某些浮泛的神学观念和术语是熟悉的。许多阿拉米词汇进入古典阿拉伯语，使人们的宗教意识复杂起来。

伊斯兰教兴起前夕，氏族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部落宗教的观念和仪式越来越不合

时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对以外在仪式为特征的拜物教感到厌倦，开始转向超越部落的有关个人得救的宇宙神信仰。模糊的一神观念已在阿拉伯人中间出现。但是，正在激烈竞争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带有异族入侵的背景，尽管明显优越于阿拉伯人的拜物教，却有悖于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因此，一些人在宗教领域中进行探索，追求真正的一神信仰。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哈尼夫”（崇信正教者）。先知的传记中提到4名麦加的哈尼夫，其中赫蒂彻的堂兄韦赖盖·本·诺法勒，和想借助加萨尼人在麦加夺权的奥斯曼·本·侯韦里斯，后来都是基督徒。欧贝杜拉·本·加赫什是早期的穆斯林，但在迁徙阿比西尼亚后改宗了基督教。只有宰德·本·阿慕尔（欧麦尔的叔父）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传说他曾从麦加出发，到肥沃的新月地区寻找易卜拉欣的宗教。他遍访各地的基督教隐士和犹太教拉比，请求指导他信奉易卜拉欣的宗教，但未能如愿。后来，他在巴勒斯坦东部高地上遇见一位隐士，这位隐士告诉他，不久将有一位先知奉命传播易卜拉欣的宗教，而且就出现在他的故乡。在麦加，他因否定偶像崇拜被族人驱逐，独自在附近山上隐修。他对年轻的穆罕默德曾有过影响。虽然他在穆罕默德传道前已死去，圣训仍认为他是真正的信士，穆罕默德宣布他将获得天园的报偿，并破例允诺为

他说情。

其他资料还提到另外几名哈尼夫，如伊雅德部落的库斯·本·赛仪达，曾被误认为基督教主教，传说穆罕默德在乌卡兹集市上听过他的讲道。而塔伊夫的伍麦叶·本·艾比·赛勒特，麦地那的艾布·阿米尔，却是早期伊斯兰教的激烈反对者。《古兰经》中没有提及上述任何人，只是强调易卜拉欣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是崇信正教的哈尼夫，即原初纯正的一神教信奉者。

不过，希贾兹的这些哈尼夫，都声称追随“易卜拉欣的宗教”，厌弃偶像崇拜，拒食祭牲腐肉，谴责活埋女婴，甚至反对部落贵族的专横拔扈。从他们的宗教意识和苦行隐修方式看，他们已经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为种种宗教问题所困扰，并显示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以及建立一神教的趋向。他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驱，可以视为穆罕默德接受一神观念的媒介。但是，能为广大阿拉伯人接受并信奉的新宗教，必须完全独立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又要实现社会政治变革。这一超出哈尼夫的模糊一神观念、建立新的宗教体系的使命，已落在穆罕默德身上。总之，由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舞台已经搭好，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兼民族领袖登场的时机成熟了。

二、从孤儿到先知

1. 易司马仪的子孙

史学家和圣训学家一致的看法是，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来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其世系一直可以追溯至易卜拉欣及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人祖先的易司马仪。有关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的故事，《古兰经》有诸多论述（2：125—127，132—135，258—260，3：67—68，95—97等）。相传易卜拉欣的父亲阿扎尔是位木匠，靠制作和出售偶像为生。当他看到族人们对人手制作的木质人形偶像顶礼膜拜时，不禁产生疑问，认为人不应盲目崇拜自己制作出来的东西，而应当崇拜造化天地的真主（37：102—107）。他曾劝父亲和族人放弃偶像，并且动手砸了一些偶像。族人们不但没有接受他的引导，反而把他投入火中，由于得真主护佑而未受伤害。后被父亲驱逐，他同妻子萨拉出走，经巴勒斯坦到达埃及。晚年的易卜拉欣又要女仆哈哲尔为妻，受真主之赐，

分别同哈哲尔和萨拉获得易司马仪与易司哈格两个儿子。一些历史小说中对易卜拉欣奉真主之命杀儿献祭的传说有精彩的描写。说他拿着砍刀和绳子，带儿子易司马仪上山砍柴，当他把梦中所见告诉儿子时，儿子很支持父亲，让父亲把自己捆紧，脸朝下俯伏在地，以免让父亲看到他痛苦的面孔而产生怜悯之心，从而妨碍执行主命。当易卜拉欣把儿子捆紧，举刀要杀时，忽然听到喊声：易卜拉欣啊！你确已证实那个梦了，用这只肥大的绵羊献祭吧。于是易卜拉欣宰杀了绵羊，以此证明了他绝对服从真主命令，完全接受真主判决行事的虔敬心理和信仰。更重要的是，相传易卜拉欣曾领着妻子哈哲尔和儿子易司马仪来到今天麦加所在的山谷，并把她们留在那里。真主使易司马仪母子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获得了渗渗泉（2：158），这赖以生存的水源又引来了一些阿拉伯部落在此定居，最早到来的部落是主尔胡木族。易司马仪成年后与主尔胡木族姑娘结婚，共生有十二子，其中盖达尔的后裔在希贾兹地区繁衍，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还共同奠定了麦加克尔白天房的基石（3：96—97　2：125—127）。克尔白天房前的巨石上有一“足印”，穆斯林相信这是易卜拉欣建造天房对留下的痕迹，迄今仍为朝觐者所景仰。

2. 天房克尔白

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在麦加兴建了天房（3：96—97、2：125—127），作为信仰惟一真主的祈祷之地。然而易卜拉欣所信仰的宗教在半岛并没有持续多久。大多数阿拉伯人不理解崇高的真主，而把星宿或火山石一类的东西看得很神圣。他们崇拜天房中的黑石，旅行时也习惯带上一块从天房捡来的石头，向它祈祷和询问祸福。这样，天房逐渐变成供奉和崇拜偶像之地。偶像各种各样，有用金属或木头雕成的人形，有规则不一的岩石，每个部落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其中称为“胡伯勒”的偶像最大，做工最精细，据说是南阿拉伯人胡扎阿部落占据麦加时从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带回的偶像，它在克尔白被视为最高神灵。在多神信仰的几个世纪中，曾出现过一些先知人物（11：53、60，7：75，11：50，7：77，26：142，11：84，7：85，88，90，92，29：36），规劝和号召人们回到易卜拉欣的一神信仰，但阿拉伯人的拜物教信仰由来已久，在无边无际的沙漠环境中生活，自然把人同周围各种自然因素之间的联系看得很重要。各种偶像都被看作是崇拜者与至高无上的神灵之间的一种媒介。其结果是，只崇拜偶像，而忽视和忘记了高于一切的真主。克尔

白天房也从最初的一神教信仰的圣寺转变为偶像崇拜的中心。

3. 麦加古来什人

麦加在易司马仪定居以前，已是阿拉伯人通商的中心，从叙利亚至也门之间来往的商队都要在此安营歇息。克尔白天房不仅令疆域辽阔的沙漠居民所向往，也吸引着富裕、文明的也门地区的居民。尽管这里环境荒凉，处于近乎游牧生活的状态中，但它一直被视为半岛的首府，是众所瞩目的朝觐圣地。它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严格遵守禁月中的习惯。像易卜拉欣曾经祈祷的那样，它是真主赐予的一块安居乐业之地（2：125--127）。

麦加和天房这样受人崇拜，管理麦加和天房的职务自然备受尊重。在易司马仪之后，麦加政务连续几代人由住在麦加周围属于主尔胡木族的人主持。此间，商业兴隆，麦加人只顾享受，忽视了不懈的劳动和对外来部族的警惕。他们中明智的首领穆达德·本·阿慕尔·本·哈里斯曾掩埋了天房的财产及渗渗泉，携易司马仪的子孙离开麦加。故而使一直窥伺麦加职权的胡扎阿人接管了麦加事务，至公元5 世纪末，库赛伊（约480 年卒，穆罕默德的前五代祖父）动员古来什人及其他族人一起把胡扎

阿人赶出麦加，重新掌握了麦加政权。

库赛伊成为麦加首领后，总揽并控制了守卫、供饮、膳食、集会、掌旗、率军等职权。他将古来什人集中在天房附近建房居住。离天房的远近，根据每个部族的地位而定，古来什人的住房离天房最近，天房守卫及渗渗泉的使用都由古来什人承担。库赛伊之后，其儿孙们发生分歧，经调解，供饮、膳食两职属库赛伊次子阿布杜·麦那夫的后代掌管，天房守卫、掌旗和集会职务属其长子阿布杜·达尔的后代。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教兴起之时。

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约464年生）是一族之长，身兼供饮和膳食两职。他富有而慷慨，不仅帮助朝觐者，还在荒年救济麦加人。是他开创了每年冬夏两季的队商旅行，使古来什人开始从事国际转运贸易。他与其兄弟合力，不仅与叙利亚有定期贸易关系，还与麦加邻近部落、罗马、阿比西尼亚、也门和波斯签订盟约和通商条约，为麦加的经商提供了安全保障。麦加由此日益昌盛。

哈希姆从叙利亚经商归来，在叶斯里卜与哈兹来只族妇女萨尔玛相遇并结婚，生有一子取名沙伊拜，他一直与母亲生活在叶斯里卜。哈希姆死后，其弟穆塔里布将沙伊拜接回麦加。作为哈希姆之子，他本应继承其父的财产与职权，但最初被他的另一个叔父诺法勒霸占。后在叶斯里卜他的舅父们支持下

夺回继承权。这就是穆罕默德的祖父，古来什人称他为阿布杜·穆塔里布（生于公元497年）。

使阿布杜·穆塔里布备受尊敬的原因是，他重新发现并挖掘了曾被主尔胡木族填没的渗渗泉。这对他担任的供应朝觐者饮水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他同时找到了埋在泉底的金羚羊和主尔胡木人的刀剑，用刀剑铸成天房的大门，把金羚羊镶嵌在大门之上，使这一财产归天房所有。

阿布杜·穆塔里布曾经许愿，希望能得到十个儿子，以帮助他承担供饮工作的辛劳。后来他果真得了10个儿子，为了还愿，他曾要把自己最小最疼爱的儿子阿布杜拉宰杀献祭。后用占卜抽签的办法，以宰杀百头骆驼赎替了阿布杜拉。阿布杜拉18岁时，父亲为他娶古来什部落佐赫赖家族的艾米那为妻。她和阿布杜拉结婚不久就怀上了穆罕默德。

故此，先知的家族一直是阿拉伯人最高贵的家族，古来什部落作为麦加和天房的主要居民及管理者，享有崇高地位和影响，这为穆罕默德品质的形成及后来的为圣准备了条件和基础。

4. 古来什人与转运贸易

实际上，6世纪以后麦加才真正有了重要的经济地位。古来什商人与叙利亚、希拉、也门和阿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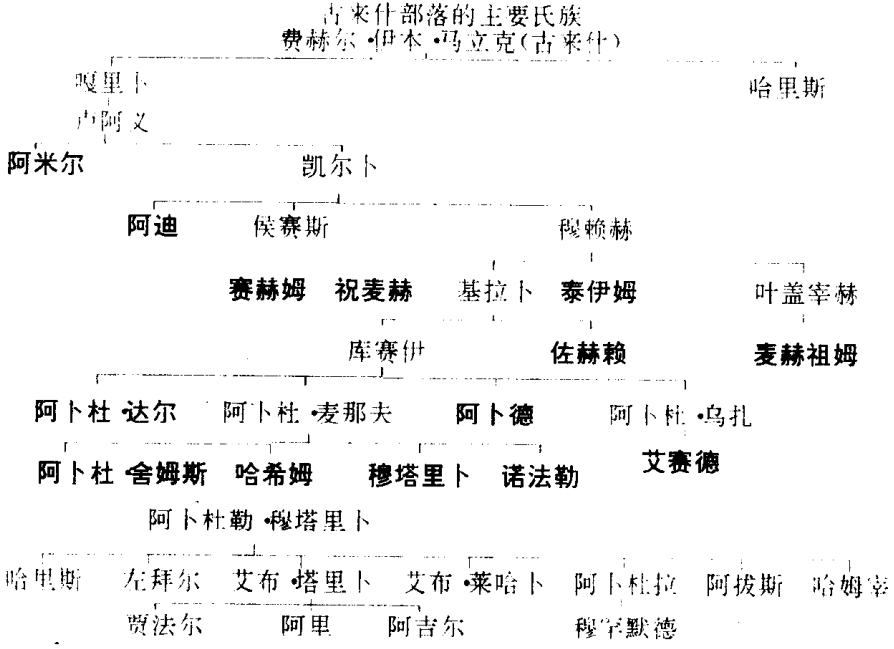
西尼亚建立定期的商业往来，从事广泛的转运贸易。他们每年冬夏组织两次大规模的商队，由各氏族联合经营，甚至妇女也和贩运的货物利害攸关。商队的规模相当可观，据瓦基迪传述，卷入白德尔战役的麦加商队，有骆驼1千头，货物约值5万第纳尔。在其他季节有时也派出一些小型的商队，而且还可以发现与非洲进行海上贸易的迹象。麦加附近的一些集市，包括最重要的乌卡兹集市，构成了麦加商业活动的一部分。麦加的部落领袖们在贸易活动中的丰富经验和精明才干，赋予他们以合作、自制和组织能力。尽管每个氏族是独立的，置于首位的还是整个部落的共同利益。部落议事会马拉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商业活动，麦加的居民完全依赖转运贸易和集市为生。转运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麦加富裕的保证，部落团结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没有部落的团结一致，脱离富有经验的部落领袖，根本不可能保持麦加的垄断地位。由于具有这些条件，麦加逐步控制了希贾兹及红海沿岸地区，到16世纪末跃居为执转运贸易牛耳的商业城镇。

但在麦加内部，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也随之发生。早在库赛伊死后不久，内部古来什人中就有了阋墙之争。库赛伊的次子阿卜杜·麦那夫向其兄阿卜杜·达尔之子争夺权力，由此形成两派。阿卜杜·麦那夫、艾赛德、佐赫赖、泰伊姆和哈里斯等氏族组成

“香料集团”，阿卜杜·达尔、麦赫祖姆、赛赫姆、祝麦赫和阿迪等氏族结为“联盟集团”。据说双方几乎兵刃相见，不过及时达成了协议：阿卜杜·达尔族保留名义上的特权，阿卜杜·麦那夫则攫取部分实权。后来，阿卜杜·麦那夫的儿子哈希姆发展了转运贸易，使古来什商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得到保护。他的弟兄穆塔里布、阿卜杜·舍姆斯和诺法勒，又与阿比西尼亚、也门和波斯的统治者订立商业协议，还为麦加商队途经阿拉伯部落领土的安全取得保障。但是，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私有观念的滋长，合伙贸易的需要经常改变氏族之间的亲疏关系，氏族之间的激烈竞争不断削弱作为部落统一基础的血缘关系。在国际商道和政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固守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氏族日趋式微，而精明强干的氏族开始崭露头角。到6世纪末，也门被外族占领后，依赖南部商队的穆塔里布、哈希姆等氏族，经济收益受到影响。而阿卜杜·舍姆斯、诺法勒等氏族却因波斯湾贸易兴盛而富有起来。原来的香料集团发生分化。联盟集团的麦赫祖姆等族，由于借助塔伊夫经营东西贸易，已跻身于麦加最富裕氏族之中。为了保持垄断地位，阿卜杜·舍姆斯族与麦赫祖姆族携手合作，改变了各氏族之间原有的关系。

新的部落领袖是不顾氏族道德的商业贵族。他们惟利是图，并不尊重传统的男子气概和荣誉标准，

古来什部落的主要氏族



* 黑体字即各氏族的命名人

只是凭借财富和权势，利用部落组织，不择手段地谋求商业霸权，甚至不惜发动“违禁的”（菲贾尔）战争。部落统一的基础开始瓦解，共同的经济利益正在取代血缘纽带。氏族之间的争斗，就是因贫富分化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反映。中小氏族建立的“孚杜勒联盟”（约580年），即起因于反对部落贵族背弃传统道德的某些行为。后来穆罕默德回忆说：“我曾加入在伊本·朱德安家召集的联盟。它比红驼还要珍贵。现在有人倡议组织这样的联盟，我也一定赞成。”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几十年里，麦加社会就处于这样的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发展贸易的共同需要，产生了紧密依赖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商业竞争和追逐财富，又使各氏族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倾向于自行其是。甚至在氏族内部，氏族贵族利用特权聚敛财富，重视队商贸易的合伙关系而忽略本氏族的贫困成员。为此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否认血缘关系，拒绝履行氏族内部的传统义务，对不幸和窘困的亲属弃之不顾。富裕氏族和贵族也竭力借助部落制度和宗教，以掩饰剥削和欺诈行为。氏族制的外壳下蕴藏着不可克服的利益冲突。不过，麦加的社会矛盾还隐蔽在旧制度中。部落对外的团结一致和转运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麦加繁荣的前提。为了防范游牧部落的劫掠和保护商队的安全，古来什

人仍保持着部落的军事组织。在地域和血缘统一的基础上，经济利益又把各氏族联结在一起，氏族组织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还在起作用。所以，穆罕默德长期郁结于心的困惑，没有直接迸发为社会改革的要求，而是升华为宗教的激情，以独一的真主的名义，向信奉偶像的部落贵族宣布：改悔吧，因为判决之日临近了！

5. 哈希姆族的孤儿

穆罕默德是出生于史学昌明时代的宗教人物，与其他古代宗教的创始人或传引人相比，拥有多得不可胜数的文献材料。但是，在众多的《先知传》和圣训之中，被现代史学家引为信史的资料确实不多，特别是关于穆罕默德的青少年时代，历史的空白中填塞了许多宗教传说。如果我们完全撇开这些传说，穆罕默德的青少年时代，他的 思想发展过程都无从了解。而在历史上，穆罕默德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也许，传说中隐含着一些真实的历史。而且，穆罕默德真实的历史影响，确实是通过这些传说来体现的。所以，我们将简略叙述一些有关穆罕默德生平的传说，作为了解这位伊斯兰教先知的生涯，或者不如说作为了解穆斯林心目中的先知形象，提供参考资料。

关于穆罕默德的出生年月众说纷纭，多数史学家认为是在象年回历3月12日（相当于公元571年4月20日）。据传，其母在生前曾被报喜：将得贵子，名为穆罕默德或艾哈迈德。故先知出生后，祖父为他取名穆罕默德，母亲取名艾哈迈德。这样的名字在当时的阿拉伯人中还未曾使用过，但人们都熟悉。因为从前在《旧约》和《新约》中提到过。《古兰经》在提及这一名字时，明确表明，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一个使者（3：144，33：40，47：2，48：29，61：6）。

按照阿拉伯部落们的习惯，穆罕默德被送往沙漠部落萨德尔族的一位乳母海丽玛家抚养，在那里度过了4年的时光。5岁左右回到麦加，受到祖父的疼爱和关心。不幸的是，母亲带他去叶斯里卜探亲扫墓归途中也溘然去世，客死他乡。这位哈希姆家族的后代，在孩提时就成了孤儿（93：6—8）。穆罕默德8岁时，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病逝，哈希姆家族从此处于式微之中。阿布杜·穆塔里布曾享受有众望、深得人心，他对供饮、膳食工作尽职尽责，又慷慨好施。但他的儿子们，穷者无力行善，富者又吝啬，使家族的影响衰弱。而伍麦叶和麦赫祖姆两个氏族的力量开始上升，他们控制队商贸易，在麦加最有权势。祖父去世后，伯父艾布·塔里布抚养穆罕默德，他贫穷但却受人尊敬，一直关照和维护

穆罕默德。

6. 象　　年

麦加的地位和天房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使得远离麦加的一些国度嫉妒并力图与之竞争。在希拉城和也门萨那城都修建了新的寺庙，其规模与豪华程度超过了克尔白天房，但这并不能消除阿拉伯人对天房的敬仰，致使也门基督教国王阿布里罕决心毁掉天房。他亲自骑着大象率军进逼麦加。麦加人撤离，转移至附近丘陵地带。临行前，他为天房罩上帷幕，并祈祷神灵战胜来犯者。据穆斯林史学家记述，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带着瘟疫袭击了阿布里罕的军营，大部士兵丧生，余下的仓猝逃命。阿布里罕本人在回到萨那后也一命呜呼。这就是麦加人编年史中的“象年”，《古兰经》也提到此事（105：5）。这一奇迹般的事件就发生在穆罕默德出生的那一年。部分传记还提到阿布里罕撤退之时，就是穆罕默德诞生之日。也有的说，穆罕默德是在阿布里罕军队败退40天后出生的。这种巧合，为穆罕默德的宗教使命增添了神秘色彩。但无论如何，经过这一事件后，麦加享有的宗教地位更进一步提高，商业和贸易继续发展。麦加人在丰衣足食之后的最大愿望就是维护住麦加的独立。他们一般不允许犹太教

徒和基督教徒进入麦加，也不允许外来人亵读他们的偶像或非议他们的宗教。所有部落始终过着游牧生活。除通商外，麦加人在思想意识方面形成自我封闭的状态。

7. 隐士贝希拉

有关圣人即将降世的预言，主要来自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旧约》曾叙述上帝准备差遣许多圣人之事（《申命记》第18章），但又说“与摩西相似的圣人尚未降世”（《申命记》第34章）。《新约》也有类似陈述（《约翰福音》第1章）。有的穆斯林学者指出，尔撒在《新约》中预言的圣人，有法尔克里特这个名字，其含义与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正好相近，《古兰经》也证实了在尔撒之后的使者名叫艾哈迈德（61：6）。关于圣人形象的描述，以及圣人的一些品德，《古兰经》中的叙述与《圣经》的有关记述也完全符合。例如，《旧约》中的圣人是“证言者、预言者、警告者，是愚昧者的先知”，“不粗暴生硬”，“宽宏大量”，他“使迷途的众人皈依正道，使看不到真理的双目明亮，使听不到真理的耳朵灵敏，使不理解真理的心灵开窍”，他“相信惟一的主”。伊斯兰教圣训传述中对圣人的评价是：“道德高尚、成就大事、沉着冷静、温文尔雅、慈祥仁爱、宽宏大

量、诚恳正直、坚守正义。”他“从蒙昧中得到醒悟”，“把分散的人们联合起来，把意向不同、志趣各异的人和民族变成朋友”，他的信徒“将是人类最好的信徒”。

史书记载，穆罕默德在12岁时随伯父出外经商，这是他首次叙利亚之行。途经叙利亚南部的布斯拉时，遇到一位叫贝希拉的基督教隐修士，他从穆罕默德身上发现了先知人物的迹象，预示穆罕默德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将被降以天之重任。与此类似的故事传说还有剖胸事件。传说穆罕默德在乳母那里生活时，曾有一次来了两个穿白衣的人，把他按倒在地，剖开胸膛，并从里面摸走了什么。穆斯林学者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看法不一，有的说这样的事有3次，1次是在其乳母处，1次是在10岁左右，还有1次是在夜行的夜里。2次剖胸分别从他的内心清除恶魔的作祟及不良的邪念，纯洁他的心，使他能全心全意地接受使命，并能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忍受千辛万苦（94：1—3）。现代的一些阿拉伯史学家和穆斯林都否认先知生活中一些不能被人理解的奇迹。认为凭穆罕默德的人格与精神，他没必要借助前人那些非同异常的奇迹来肯定自己的历史使命。海卡尔援引威廉·米尔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穆罕默德的一个梦幻而已。伊本·易司哈格和塔百里对此也持怀疑和保留态度。实际上，有关剖胸事件

在古人的故事传说中早已有过。古埃及人把心脏看作是人在第二世界生命的主要器官和因素；非洲一些地区的古代艺术中，也表现出关于心脏具有魔力的观念；以色列人中有关于金盒的故事，说众先知的心都在金盒里洗过；这与穆斯林中有关的传说是一致的。马立克和艾布·左勒·俄法里都传述过，说穆罕默德先知在夜行的当晚，看到一个晶莹剔透的金盆，一个装满智慧与信仰的金盆，哲百伊勒天使用渗渗泉水洗涤了先知的心，把金盆里的东西全部倒入穆罕默德的胸内，然后又把胸合上。所有描述，都是为了从更高的角度表达一个思想，将智慧和信仰与心脏联系在一起。安萨里在《宗教学的复兴》一书中说："人的心脏是他的灵魂与精神。"从这一点理解，穆斯林学者否认类似剖胸事件的奇迹，但并不否定哲百伊勒天使或其他精灵为人类进行精神治疗的可能性。穆罕默德剖胸洗心的事件也是一种精神事物，它全部发生在穆罕默德被派遣之前，意为做好完成使命的精神准备。

贝希拉的预言与剖胸事件都表明，传说力图证明，穆罕默德早就被一神教徒承认为先知。而且，穆罕默德成年以后的经历证明他完全有可能受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影响。

8. 赫蒂彻

赫蒂彻是阿萨德族人中一位有财产和名望的妇人。她曾同麦赫祖姆人结过两次婚，居婚后靠自己经营。她常雇人替她做生意，也经常用自己的钱财帮助别人。她地位显贵、正直高尚，故有“纯洁者”之称。穆罕默德25岁时，受她委托，再次去叙利亚经商。凭着他良好的信誉和能力，为赫蒂彻赚到了很高的利润。赫蒂彻原来就知道穆罕默德是位杰出的青年，此次雇他经商，更进一步了解了他。故而在穆罕默德归来后，两人正式结婚。他们生活和谐美满，并且有了子女。但儿子们都是幼年夭折，赫蒂彻曾为此事给各种偶像宰性献祭，但她的祈祷和祭品都无济于事。这不仅使穆罕默德遭受到丧子之痛，同时也促使他对生活的深思。穆罕默德的4个女儿当中，长女嫁给了赫蒂彻的外甥，另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穆罕默德伯父艾布·莱哈卜的两个儿子。伊斯兰教兴起后，由于艾布·莱哈卜的顽固态度使两对夫妻离散。后这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奥斯曼。最小的女儿法蒂玛在伊斯兰教产生后嫁给阿里，她的后裔在伊斯兰教史上称为先知的后裔——圣裔。

赫蒂彻与穆罕默德共同生活了近30年，在这期间穆罕默德没有另娶妻子。她全身心地支持穆罕默

德，在穆罕默德为圣后最艰难的时刻，始终陪伴和安慰他。并把自己的钱财全部用于伊斯兰教的事业，用于行善。先知的仆人宰德就是赫蒂彻替他赎为自由民的。赫蒂彻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的心目中，在伊斯兰教史上，她都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与赫蒂彻结婚，是穆罕默德早年生活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9. 为圣之前的经历

这位哈希姆族的孤儿从小没有受过教育，要从事牧羊等力所能及的劳动。在乳母那里4年的沙漠生活，受到游牧部落的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熏陶，学会了纯粹的阿拉伯语。回到故乡麦加后，他又要替麦加人放羊。布哈里在《圣训实录》中指出，牧羊是所有圣人的共同经历，他们的童年生活都很困难。穆罕默德12岁时，跟随伯父首次去叙利亚经商，不仅观赏到异国天堂般美丽的景色，接触到外域的风土人情，还了解到有关罗马基督教、波斯拜火教等情况。对照麦加相对荒凉的自然环境与封闭的社会生活，确实增长了见识。他除了聆听、观察、记忆之外，还开始思考，如何寻求真理。既便是留在麦加的日子里，穆罕默德也没有停止过他那思索的头脑。他常在麦加附近的乌卡兹等商贸与文化市场，在

那里听诗人的吟诵诗篇，听异教的讲演。其中，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指责阿拉伯兄弟信奉多神，号召他们归信穆萨和耶稣的经典的说教，对穆罕默德震动最大。认为他们的信仰确实优越于阿拉伯人的多神教。当替赫蒂彻经商，再次去叙利亚时，已是25岁，与首次叙利亚之行相比，思想上又成熟了许多。这一次，他同叙利亚的基督徒、基督教神父和学者，景教徒等人进行了交谈与往来。当时基督教正处于派系分裂的局面，宗教上的论争正好与穆罕默德的思考产生碰撞与交流。与赫蒂彻结婚后，生活富裕而安定，使穆罕默德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他感兴趣的问题。据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每年伊斯兰教历9月到麦加附近的希拉山上去，在一个山洞里独居隐修、沉思冥想。他觉得这是他思考问题的最好时机。他渴求和向往知识，探索形成宇宙的原因，全神贯注，以致于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生活中的一切，达到超脱的思想境界。这也是阿拉伯人古代思想家们共同的修炼方式，一种灵魂与肉体的锻炼。

就穆罕默德的个性和品德来说，他在15岁左右就参加了部族战争，著名的菲贾尔之战持续了4年，穆罕默德已是近20岁的青年。他的射箭打仗的军事本领与才能得到了锻炼。穆罕默德还参与了古来什人倡议并组织的救济会（孚杜勒联盟），专门帮

助和救济在麦加受欺凌的弱者。他不追求金钱财富，不贪恋俗世的虚华与享乐。对他来说，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是考虑和思索宇宙与人生的奥秘。这种从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和显露出的性格和品质，很受人喜爱。麦加人都称誉他为“艾敏”（诚实的人）。

10. 重建克尔白

除专心致志的思考与静修以外，穆罕默德并没有脱离麦加人，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事务和活动。其中，对穆罕默德社会地位和威望影响最大的是重建克尔白事件。

穆罕默德35岁时，克尔白圣寺的墙壁被洪水冲塌，急于修建。在此之前，古来氏人已计划整修，想加高大门，加盖屋顶。但由于对天房内神灵的敬畏心理，不敢妄动。到了非修不可的时候，只得拆除圣寺，进行翻修。建寺所需资金由募集而来，只限于正当收入，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当时参加修建工程的还有一名罗马建筑师和一名科普特木匠。当克尔白快修好时，要将玄石放回原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各个家族都想争得这一莫大的荣誉，有的还“舔血”结盟赌咒。各首领们的竞争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最后由古来什族的长者哈立德·本·韦

立德的伯父艾布·伍麦叶·本·布俄拉出面调解，众人决议，愿听从第一个走进圣寺的人裁决。而此时，正好是忠诚可靠的穆罕默德第一个进寺。大家都表示乐意让他裁决。穆罕默德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搬起玄石放在衣服中间，然后请每个家族首领各拉住衣服的一角，把玄石搬到它的位置旁边。穆罕默德亲自将玄石镶入墙内，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也更赢得众人的赞扬与尊重。

重建的克尔白圣寺高12公尺，比原来高出6公尺。寺门升高，还修了台阶。天房内加盖屋顶，有两排6根立柱支撑，还有阶梯通往屋顶。这样修缮的结果，加强了天房的管理。进出天房的人不像以前那样随便，如果想阻止谁进寺，谁就不能进。另外，过去因圣寺无屋顶而常遭偷窃的珍宝也得以在寺内妥善保存。

围绕搬玄石而产生的纷争，表明当时麦加的统一和团结已开始减弱。再没有人能像库赛伊·哈希姆和阿布杜·穆塔里布那样负有众望和权威。麦加的衰落使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更自由责备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尽管麦加人一直极力维护和保持对天房中偶像的崇拜，将此看作是控制局面和避免思想混乱的保证，但拜物教已经趋于瓦解，麦加人中放弃偶像崇拜而追随其他宗教的人已开始出现。

阿拉伯人正需要团结和统一，需要一个能统一

整个民族的宗教，为此还需要一位实现这一统一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而满足这一时代需要的历史人物就产生于麦加的古来什部落。

三、首次启示与先知使命

1. 启示的降临

像当时阿拉伯人中的许多宗教思想家一样，穆罕默德把避世索居、虔诚祈祷看作是思考问题的最佳方式和时机。故而他每年伊斯兰教历9月都要带上干粮，到麦加附近的希拉山洞去，在那里静修冥思，全身心地贯注于探索真理。他在想象天地万物、宇宙形成的原因时，断定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生命都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与法则；人们的善恶行为必将有相应的回报。他已认识到，他的族人们所供奉的各种偶像绝不是万物的创造者，利用偶像接近上帝的宗教也不是真理。为了探寻宇宙间那至高无上的真理，他长时间地冥思苦想、斋或祈祷，常常达到超脱的思想意境，而出现许多幻觉和真梦。

40岁时的穆罕默德，更加渴望独自隐降，寻求真主的指引。据说，这一次，他在希拉山洞反复思考达6个月之久，直到有一天夜晚（公元609年斋月

的一个夜晚），哲布勒伊来天使手捧经卷出现在他面前，命令穆罕默德诵读。但穆罕默德不知所措，天使连续三次把他紧紧拥在怀中，并教他宣读了如下章节（96：1—5）。这是真主通过哲布勒伊来天使给穆罕默德的首次启示。穆罕默德牢记着对他的默示，惶恐战栗、神情恍惚地回到家中，让妻子给他盖上毯子，在疲备不堪的状态下进入梦乡。在酣睡之中，又一次听到了天使向他传达真主的启示（74：1—7）。史学家认为，在首次默示之后，启示曾中断了一段时间，有中断40 天、2 年、3 年之说。较为可信和符合史实的是伊本·阿拔斯的看法，认为中断时间很短。无论如何，这两段启示被看作是穆罕默德为圣的开始。表明他已被真主选定为使者，向世人传达来自真主的信息。

赫蒂彻的堂兄瓦拉格·本·努发勒是位基督教徒，他通晓《圣经》，熟悉列圣经历，特别对《新约》有所研究。他对穆罕默德接受启示一事深信不疑，给予充分肯定。说曾降到穆萨身上的重大使命已降到穆罕默德身上，穆罕默德是这个民族的先知。他还预言，穆罕默德将受到迫害，将会被逐出家乡，但最终会得到真主的佑助而成功。从此，穆罕默德便以真主使者的名义，承担起宣传伊斯兰教的使命。

2. 最初的穆斯林

自接受启示、宣布为圣以后的三年当中，穆罕默德传道的范围仅限于至亲密友。最先信教的是其妻赫蒂彻，她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穆罕默德的思想与见解。随之是堂弟阿里，他是第一个加入伊斯兰教的青少年；他之后是穆罕默德的释奴和义子宰德·本·哈里斯。在家庭之外，穆罕默德的挚友、古来什商人之一艾布·伯克尔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有知识、有道德、善于经商又平易近人，很受族人爱戴。经他奉劝入教的有古来什部落伍麦叶家族的奥斯曼·本·阿凡（后来的四大哈里发之一）、佐赫赖家族的赛义德·本·阿布·瓦嘎斯（征服波斯帝国的将领）和富商阿布杜·拉赫曼·本·奥夫，泰米家族的泰勒哈·本·阿布杜拉，穆罕默德的亲戚祖拜尔·本·奥瓦布、麦赫祖姆氏族的艾尔凯姆。此后，在他的影响下，艾布·欧拜德·本·哲拉哈等人也成了首批信徒。这一时期的信徒知道古来什人对新宗教怀有敌意，故而都是秘密行事。既使礼拜也要到麦加周围的山间小路上去奉行，或者在家里秘密聚会礼拜。早期穆斯林艾尔凯姆的家和庭院离麦加较远，一直作为穆罕默德宣传新宗教的活动中心。

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准备，穆罕默德决定将传教范围从亲友之间扩展至全麦加。613 年，在接到启示（15：94）之后，传教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起初，他的传教并未遇到阻碍，凭着他本人高贵的品质，对弱者、孤儿、贫穷者的同情与怜恤态度，出于对麦加社会陋习与不义行为有必要提出警告的责任心，新宗教所倡导的信主独一与善恶有报、劝善戒恶的信条，打动了人们的心灵。除一些正直、仁慈的商人与名流以外，所有的弱者、贫穷者与受压迫者都相信穆罕默德。早期入教的大部分为贫民和奴隶，如奴隶苏海卜，牧羊人阿马尔·本·叶萨尔及其双亲，哈帕尔部落的牧民艾布泽尔等。皈依者很快发展为 40 多人。伊斯兰教史上把在此期间信教的人称为前人，《古兰经》对前人大加赞扬，预许他们将在“后世”的“天堂”中享有崇高地位（9：100）。

3. 早期启示的社会意义

穆罕默德传播新宗教的意义在于引导麦加人从迷误走向真理。他以天启名义发出的教诲，完全是针对麦加社会现实的。由于商业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原始氏族制度已近瓦解，出现贫富分化、贵族与平民的对立。金钱关系取代了氏族的血缘关系，强大的统治氏族逐步背弃传统的美德与荣誉观念，不顾

一切地聚敛财富、控制垄断贸易。一些中小氏族成员、农牧民、手工业者等平民阶层和一部分奴隶已经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与道德的沦丧。为此，早期经文的核心思想是宣传善恶有报，劝说古阿拉伯人放弃偶像崇拜，转向对真主的信仰。经文的言辞以简短、精炼、激昂、热烈为特色。其中描绘天园的宁静、美好与快乐，极富吸引力。信道而且行善者"将享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2：25，47：15)；那里气候宜人，"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76：13)；他们是幸福者，"享有金镯和珍珠作装饰"(22：23)，"穿着绫罗绸缎"，"享受无刺的酸枣树，结实累累的香蕉树，漫漫的树荫，泛泛的流水，丰富的水果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56：27—34)；他们"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服侍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疼，也不酩酊"(56：15—19)；"他们有自己所爱好的鸟肉，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56：20—23)。天园里的居民"听不到恶言和谎话"(56：25)，"听不到闲谈，只听到祝愿平安"(19：62)，无忧无惧，"毫不辛苦，毫不疲倦"(35：35)。与此相反，经文对火狱的情景渲染得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

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15：44)，火狱“用人和石作燃料”(2：24)，犯罪作恶者“在火狱中要垫火褥、盖火被”(7：41)，“饮脓汁(14：16)，“在毒风和沸水中，在黑烟的阴影下，既不凉爽，又不美观”(56：42—44)。火狱的刑罚多种多样，“用沸水浇头，铁鞭抽打”(22：19—21)，“用火烧红的金银烙前额、肋下和背脊”(9：35)，“颈上套着铁圈和铁链”(40：71)；“他们每因愁闷而逃出火狱，都被拦回去”，“所有的天门必不为他们开放，不得入乐园”(22：22，7：40)。宣传两世说的真正意义在于批判麦加贵族不顾氏族义务排斥近亲贫人、欺凌孤儿弱者、侵吞财产(89：17--20)、惟利是图(102：1　104：2--3)的罪恶。经文指责他们“称量不公”(83：1—6)、“聚积财产”(104：2)、“竞赛富庶”(102：1)、“高利盘剥”(30：29、2：275—276)、不信真主、“否认报应日”(107：1—3)；要求信徒必须奉行真主之命(80：23)、通过虔敬礼拜(108：2、87：15)“洗涤身心”(35：18)、“培养性灵”(91：9)来对真主感恩。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应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施舍”、“济贫”(92：18、51：19、30：29、2：280、92：5、9：103)。类似带有改良性质的主张正是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中小氏族和下层群众支持的基础。它引导人们从信赖财富转向信赖真主的仁慈与威严，以追求来世的永恒福乐代替羡慕今生的虚荣浮华。将信仰与个人道德紧

密结合，正是新宗教的出发点与目标。

4. 迫害与联合抵制

麦加贵族向来坚守他们祖先沿袭下来的偶像崇拜，认为只要保持偶像崇拜，就能维护麦加作为宗教圣地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从而确保他们的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势。因此，在最初他们并不重视穆罕默德，认为他的传教不会长久。他们只是歧视穆斯林，讥讽、嘲笑穆罕默德，称他为修道士或诗人(83：29、52：29)，说他是疯子(68：51、15：6)，诬蔑他的传教是魔术和谎言(34：43)。无理要求穆罕默德向他们显示类似穆萨或尔萨的奇迹，责问他为什么不能使死者复活，把高山移为平地，为什么不能点地成金，不能引来清泉河水，为何看不到天使与他同来，《古兰经》为何不一次降示(21：5、25：7、15：7、17：90—92、43：31)等等，企图以此贬低和否定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对这种超出理智的奇特的问题，《古兰经》经文说明真主并没有令穆罕默德具有像以前众先知中曾出现过的那些超乎寻常的奇迹，而只强调他是承担"对信徒报警送喜的任务"(7：188)。穆罕默德塞宣传的道理既针对现实，又符合人的理性。这也是伊斯兰教含有政治内容和社会改良主张的意义所在。

穆罕默德不顾讥讽嘲笑，继续传道，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向古来氏人所崇拜的偶像。如果说过去穆罕默德集中宣传善恶有报，只为警告世人，那么现在他对偶像的批驳已直接触到了古来氏人的痛处。以强调真主独一、批判偶像虚妄来代替末日审判的预言，表明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麦加贵族统治集团感到了一种威胁。在教义上，穆罕默德宣传的真主与他们的偶像势不两立，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念与他们的致富手段与生活方式尖锐对立，重要的是，处于社会低下阶层的穆斯林一旦团结起来，将会形成一股动摇和危及他们统治的力量。为此，以艾布·莱哈卜和艾布·苏富扬为首的古来什贵族们开始认真筹划、联合抵制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并迫害穆斯林。

当时，穆罕默德有他的叔父艾布·塔里布及哈希姆族本家子弟们的保护。但古来什人在数量上仍占优势，他们拥有权力、钱财和装备，势力弱小的穆斯林们无法与之较量，他们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饱尝苦难和艰辛。从615年起，麦加反对派对穆斯林的迫害日甚一日，每个家族都开始折磨本族内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一些信徒常常被殴打或受侮辱，族人对他们或捆绑、或烟熏、或曝晒、或以逐出家门、断亲为要挟，迫使他们退出自己的宗教。特别是一些信教的奴隶和依附民受虐待更甚。一个名叫比莱勒的家奴，曾

被主人扔在太阳底下灼热的沙土中，胸口还压上石块，还有的被拴在牲口上拖死或被剑刺死；据说，艾布·伯克尔曾用大部分财产替遭受迫害的奴隶赎身。为了传教，穆罕默德本人也备受多神教徒凌辱。除了诗人的诽谤以外，古来什人曾想在天房前暗害他，他的住房常遭石击；他在克尔白公开礼拜时，常受阻止和挑衅；艾布·莱哈卜常把粪便撒到穆罕默德门前。对古来什人的刁难与欺凌，《古兰经》文中有许多指责和警告他们的内容（96：15—19，40：28、19：27—80，等）。

617 年，古来氏人中的重要人物哈姆宰与欧麦尔皈依了新宗教，给处境艰难的穆斯林以很大鼓舞。哈姆宰是穆罕默德的叔父，也是他的乳兄弟。他刚毅、勇猛、训练有素，是打仗和狩猎能手，在族人中颇有威信。他在艾布·哲赫勒辱骂穆罕默德时出面阻止，并当众宣布自己入教。欧麦尔的母亲属于居统治地位的麦赫祖姆家族，他本人也享有威望。他原本怨恨穆罕默德，认为他背离了祖先，导致古来什人的分裂，曾想借机杀掉穆罕默德。但当他有机会倾听了《古兰经》塔哈章之后，立刻宣布加入伊斯兰教。

古来什人见穆罕默德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又以金钱、荣誉和地位收买穆罕默德，应允穆罕默德作他们的领袖（17：74）。但穆罕默德坚决不放弃宣讲真理、命人行善的事业。所以古来什人又诱迫

穆罕默德的叔父，哈希姆族族长艾布·塔里布，要他解除对穆罕默德的庇护。麦赫祖姆族族长艾布·哲赫勒组织策划了一项全部落联合抵制的决议，断绝与哈希姆和穆塔里布两氏族的商业往来与通婚。这两个家族的人，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非教徒，除与多神教徒站在一起的艾布·莱哈卜外，全部被围困在哈希姆家族的住地谢义甫。封锁持续了两年之久，终在中小氏族的反对下自动撤消。然而穆斯林受迫害的状况一直没有转变，在压力与迫害之下，穆罕默德指点穆斯林两次迁往阿比西尼亚，由他自己和少数弟子抵制古来什人。

5. 两次迁徙阿比西尼亚

为保卫新宗教，穆斯林遵照穆罕默德的指点，先后两次迁移到阿比西尼亚。第一批是10名男子和4名妇女，他们在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王国得到庇护，生活得很安定。当他们听说麦加穆斯林不再受压制时就返回麦加，但结果是迫害比以前更甚。于是又有第二批穆斯林，其中80名男子（一说男女穆斯林共101人）再次迁到阿比西尼亚。这批人除奥斯曼及其妻不久又回麦加外，其余的人一直在阿比西尼亚居住，直至先知到达叶斯里布后才得以同麦加穆斯林会合。这两次迁徙都被看作是伊斯兰教史上的

首次迁徙。

在穆斯林迁往阿比西尼亚后，麦加人曾派出使节，携带厚礼，赴阿比西尼亚，要求国王把穆斯林赶回去。但没能如愿以偿。这一事实体现出穆罕默德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穆斯林的迁徙，不仅是为了逃避麦加异教徒的迫害，而且也是为了在阿比西尼亚这样一个基督教国家得以保存和积蓄力量。他们向国王宣讲了伊斯兰教规，朗读了《古兰经》麦尔彦章，使基督教国王和大主教看到伊斯兰教义与基督教信仰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穆斯林在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居民当中安然地信仰自己的宗教，这一事实使古来什人心理上有一种压力，感到他们对穆斯林的迫害有失公正与道义。因此，穆斯林迁徙的政治意义也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首批穆斯林从阿比西尼亚返回麦加的原因曾引起所谓“魔鬼的启示”之争论。即穆罕默德向多神教徒宣讲经文（53：19—20）后，曾承认三女神可代人向真主求情。这令多神教徒很欢迎。有的穆斯林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穆罕默德为争取部落上层而作出妥协的尝试。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妥协会导致传教使命前功尽弃。便又宣布，他得到天使的证实，这是由魔鬼作祟而造成的谎言。而有的穆斯林学者则认为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虚妄的传说。因为任何一部正统的圣训实录，任何圣训传述者都未

传述过这样的内容。所谓魔鬼让先知随意讲话的说法没有道理。海卡尔援引了伊本·萨阿德在《众先知和国王》史书中的见解。说穆罕默德曾经希望不要再有使族人们憎恶他的启示降临。为此，他在宣讲完星宿章之后，确实为那些神灵说了些好话。古来什人因此而又跟随他了。但穆罕默德后来又收回了他的话，重新贬斥古来什人的神灵，与拜物教彻底决裂。导致古来什人更加严厉地对待穆斯林。这就是首批穆斯林返回麦加后，又有更多的穆斯林再次迁徙的原因。有不少穆斯林注释学家和史学家接受这一见解，并且以《古兰经》经文（17：73—75）作为依据。英国学者威廉·米尔也证明穆罕默德确曾谋求过同古来什人的和解。但海卡尔最终分析首批穆斯林从阿比西尼亚返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欧麦尔入教，增强了穆斯林的力量。古来什人感到对穆斯林迫害严重，有可能造成持久内战，因为每个家族中都有人加入伊斯兰教，如果有一个穆斯林被杀，他的部族将起而报复。故在此间，他们没有再迫害穆斯林。这一消息传至阿比西尼亚后，穆斯林已考虑返回麦加。二是阿比西尼亚国内反对国王的革命使穆斯林忧虑，因而迅速决定返回。而当他们回来时，古来什人担心穆斯林势力壮大，又实行了封锁穆斯林的决议，双方敌对加剧，才导致第二次迁徙。

6. 悲伤之年

古来氏人与穆斯林绝交决议书废除后仅数月，穆罕默德失去了两位最主要的亲人。他的叔父艾布·塔里布虽然一直没有皈依伊斯兰教（28：56），但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护他的侄儿。他在去世前还力图调解族人与穆罕默德的关系，但穆罕默德没做任何妥协让步，双方间的敌意更进一步增强。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在世时，不仅敬重、安慰、支持穆罕默德，并以自己家族佐赫赖族的威望保护穆罕默德免遭异教徒迫害。这两位亲人的去世，使穆罕默德失去了两位最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和打击。故而这一年在伊斯兰教史上称为“悲伤之年”。

艾布·塔里布之后，哈希姆族的族长由穆罕默德的另一个伯父阿布·莱哈卜继任。他的妻子来自麦赫祖姆氏族，二人都是新宗教的激烈反对者。不久他就取消了对穆罕默德的氏族保护。与此同时，古来什人对穆斯林的迫害，对穆罕默德本人的凌辱戏弄更加肆无忌惮。穆罕默德陷于困境，感到他的传道事业在麦加难于进展。为了求得援助，继续真主的使命，现实迫使他到部落以外去谋求伊斯兰教的生存与发展（17：76）。

四、登霄与迁徙

1. 塔伊夫被逐

穆罕默德在伤感与失望之中将目光转向塔伊吉夫。塔伊夫离麦加不远，那里又有他的亲戚。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本·阿布杜·麦那夫的母亲属赛里姆·本·曼苏尔部族，而赛里姆·本·曼苏尔部族与塔伊夫的主要居民赛吉夫部族是盟友。穆罕默德希望赛吉夫部族能够响应伊斯兰教的号召，但他的希望没能成功。

塔伊夫气候条件良好，盛产葡萄，一直是麦加人避暑的胜地。它也是偶像拉特的崇拜与朝觐之地。赛吉夫族人中的两大力量马立克族和“联盟”集团，分别与古来什部落和哈瓦津部落关系密切。如果他们跟随穆罕默德，有可能失去监护拉特神坛的地位；与古来什人产生不和，也将直接影响塔伊夫居民夏季的经济利益。故而赛吉夫部落的首领阿布杜·叶利勒三兄弟对穆罕默德的要求严词拒绝。他们要穆

罕默德先说服自己的族人（麦加居民），最后让穆罕默德离开塔伊夫，并沿途戏弄、嘲笑，掷石头驱赶他。归途之中，穆罕默德在麦加一反对派拉比阿的两个儿子乌泰拜与沙伊拜的果园旁歇息。在这里，他遇到了果园的仆人，一位来自伊拉克地区的基督教徒阿达斯。他给穆罕默德送去一串葡萄，在听穆罕默德诵读了《古兰经》优努斯章之后，当即改奉了伊斯兰教。

古来氏人得知穆罕默德赴塔伊夫求援失败而归，态度更加恶劣。但穆罕默德仍然坚持在麦加附近的集市上，以及利用朝觐季节向阿拉伯各部落传教。他亲自赴一些部落的家乡，如基恩代族、开勒卜族、白尼·哈尼法族中间传教，但这些部落各有自己经济方面的因素，暂时无力放弃他们祖先的宗教，而拒绝加入伊斯兰教。

2. 夜行与登霄

在穆罕默德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发生了“夜行与登霄”的奇迹。据传，穆罕默德于一夜之间作了一次从麦加禁寺到耶路撒冷远寺的旅行，从那里升上天际云霄，并顺利返回麦加。

《古兰经》对夜行一事有所记述（17：2），关于登霄的过程来自圣训。哈孜·伊亚孜在《救世良

方》中引用马立克的传述，先知说："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看到一种闪亮的迹象，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晶莹剔透、充满智慧与信仰的金盆，我的心在盆内被洗涤。而后我来到一匹非驴非骡的白色飞马面前，骑上它，随同哲布勒伊来天使出发，来到耶路撒冷。我把飞马拴在众先知拴坐骑的环子上，进远寺作了两番礼拜。哲布勒伊来天使端来了酒和牛奶，我选用了牛奶，天使说：你选择了自然之物。尔后，我们一同升上天际。马立克还传述，穆罕默德升上七层天，分别会见到人祖阿丹、叶哈亚与尔撒、优素福、易德里斯、哈伦、穆萨、易卜拉欣众先知。伊本·希沙姆叙述，穆罕默德在第一层天见到阿丹后，又看到了那些侵知孤儿财产者，食高利贷者，奸淫者，不勤于礼拜、不忠实、不施舍、偷盗抢劫者，背信弃义者，诽谤中伤者等人在受惩罚。东方学者迪尔曼吉姆还记述，穆罕默德在登霄之夜，见到了各种生灵的形象。见到掌管生死簿的死神、为人类罪孽而哭泣的泪神、控制火种的铜面复仇神、以及由雪与火形成的巨神等等。众天神都在不停地赞美真主。然后，天使又把穆罕默德带到了天园树下，树的叶子如大象耳朵，果实像葫芦，那树禀承真主的旨意在变化，无限美妙。在登霄之夜，真主命令穆罕默德让所有穆斯林每天做50次礼拜。穆萨建议穆罕默德请求真主减少，经多次往返于真主和穆萨之

间，最后确定每天做5次礼拜。最后，穆罕默德回到地上，解开飞马，乘着它从耶路撒冷回到了麦加。

当穆罕默德把夜行与登霄的经历告知众人后，许多人疑惑不解，难以置信，甚至一些原已加入伊斯兰教的人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此，海卡尔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麦加古来什人是以世俗的观点看待这一事件，只能围绕着可能与不可能而议论（17：60），没有认识到它的崇高意义。

穆斯林中有人认为夜行与登霄是以穆罕默德的灵魂进行的。其依据来自艾布·塔里布的女儿伍姆·亥妮（夜行当晚，穆罕默德住在她家中）和阿绮莎。她们确认穆罕默德的躯体在那一夜并没有消失。还引证《古兰经》（17：60），说明“真主的梦启是真实可信的”。还有人认为，穆罕默德的夜行是以其躯体亲自实践的，登霄是以其灵魂进行的；或者说夜行与登霄都是以躯体或以灵魂来完成的。海卡尔更倾向于认为夜行与登霄都是灵魂的梦游(4：48)。强调对夜行与登霄要有哲理性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夜行与存在的统一性。他说：“在夜行与登霄时，达到了完美境界的整个存在，都展现在穆罕默德那敏锐的灵魂之中。而时间、地点的界线，以及其他使我们的智慧在生活中受到局限的种种障碍，当时在穆罕默德的脑海和灵魂中都消失了。在他的眼前出现了整个宇宙。他领悟了宇宙从无始至永恒的奥

秘，他设想了在真主的引导下，通过真、善、美、德战胜伪、恶、丑、缺，宇宙的统一向全美阶段发展的过程。这种崇高的境界只有超越人类气质的力量才能想象到。穆罕默德的跟随者们，任何人都没能达到他思想的崇高境界，也达不到他对宇宙完美统一性的洞察力，以及他那种为了通达这一完美性而勤奋不懈的精神。"迪尔曼吉姆也以精彩的文笔叙述了这一层含义。他是这样写的："瞬间穆罕默德穿过浩瀚的海洋、穿过光亮刺眼的区域，穿过漆黑的地方，又跨过数以百计，由黑暗、烈火、流水、大气、空间组成的障碍。每个障碍之间相距人要行走500年的距离。然后穆罕默德又越过优美、完善、神秘、庄严、独尊5个关隘。5个关隘后面有7万群天使，他们都纹丝不动地做祈祷。这时穆罕默德觉得自己已升腾到了神圣至尊的世界。在这里，天和地汇聚到了一起，几乎辨别不出天与地的界线。天和地宛如是在广阔无垠的绿草碧野里的一颗芝麻。小得让人无法寻觅。"穆罕默德以他"亲眼所见的现象证实真主的存在"……这就是夜行与登霄的崇高意义。

穆罕默德的这种精神体验又成为苏非派反复赞扬和借喻的题目。《完人》一书的作者指出："完人中有的能秉承真理从物质的世界达到精神的世界，这等人的品级是最高的。"表达了穆罕默德具有崇高的思想与精神境界。而耶路撒冷是上帝降福之地，众

天神和精神都是在此沿着天梯升天的（70：4）。穆罕默德在登霄期间与众先知的精神会晤，表明了宗教生活的统一性，它是使宇宙向完美阶段发展的一个支柱。“登霄与夜行”不失为一次令人欣慰和激奋的宗教经历，是伊斯兰教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预兆。

3. 来自叶斯里卜的希望

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之间，穆罕默德与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其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的舅父们是叶斯里布居民奈加尔部族的成员，其父阿布杜拉病逝于此，并被安葬在这里；其母也病逝于叶斯里卜与麦加之间的艾布瓦村。但这都不是主要因素，使穆罕默德得以在这个城市看到胜利曙光的是叶斯里卜当时的社会状况。

城内两个阿拉伯部落奥斯族与哈兹来吉族都是多神教徒，常来麦加朝拜克尔白圣寺。他们在叶斯里卜与犹太人为邻。相互仇恨颇深。后来这两个部落协助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击败了犹太人，使犹太人失去控制了叶斯里卜的权势和地位。而这两个部族的阿拉伯人则摆脱了原来只当苦力的不利地位，逐渐控制叶斯里卜的农业与水源。犹太人怀恨在心，无力与阿拉伯人进行武力对抗，便利用计谋离间阿拉伯人，致使这两个兄弟部族相互仇杀。而犹太人则

趁机发展贸易、增加收入，恢复他们以前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

奥斯族与哈兹来吉族都想在其他阿拉伯部落中寻求同盟者以对付另一方。奥斯部落的首领派易亚斯·本·穆阿兹等人来麦加，交涉与古来什人结盟。穆罕默德借机与他们交谈，动员他们加入伊斯兰教。易亚斯听从穆罕默德的讲解，认为这确实比他们此行所追求的更有益。他归信伊斯兰教，但其他人又返回叶斯里卜准备与哈兹来吉人仇杀。

两个部族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布阿斯之战，使双方损失严重，首领大部战死。不论是获胜者还是败北者都认识到仇杀的结果只能有利于犹太人。他们正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制止内部仇杀，实现团结统一。促使叶斯里卜阿拉伯人接受穆罕默德及其教义的另一原因是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精神影响。犹太人为一神教论者，他们经常指责多神教徒，并警告将有先知降临，同犹太人站在一起消灭多神教徒。因此，620 年，当6 名叶斯里卜哈兹来吉人在朝觐季节来到麦加时，立刻对穆罕默德的宣教发生兴趣。感到穆罕默德就是犹太人曾经提及的先知，他们必须先于犹太人同先知建立联系。于是这6 名哈兹来吉人全部加入伊斯兰教。由于他们的宣传，叶斯里卜的阿拉伯人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谈论穆罕默德，人们渴望能有一种宗教把他们更好地

团结在一起，他们把穆罕默德看作是同盟者和领袖。

4. 阿克巴协议

621 年的朝觐季节，12 名叶斯里卜人，其中有3 名奥斯族人和9 名哈兹来吉族人再次前来。他们与穆罕默德在阿克巴聚会，就穆罕默德前往叶斯里卜一事达成初步协议，并向他宣誓：不以物配主、不偷盗、不淫乱、不杀害儿童、不妄言伪证、不违背他指引的善功。忠于誓言者得入天堂，违背者听凭真主处置，惩罚、宽恕全在于真主。穆罕默德派穆苏阿布·本·欧麦尔传授《古兰经》及伊斯兰教律。奥斯族和哈兹来吉族的主要人物都先后入教，奉行真主旨意和真理的辅士们日益发展壮大。伊斯兰教在叶斯里卜获得可喜进展。至622 年，又有73 名成员组成的叶斯里卜使团来到麦加，其中还有两名妇女，全部是穆斯林。他们在夜晚与穆罕默德秘密会面，正式邀请他前往叶斯里卜定居，并发誓服从和保卫他。第二次阿克巴誓约的誓词是："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是高兴还是沮丧，我们都完全惟命是从！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讲真理。为了真主，我们对任何辱骂和诽谤都无所畏惧。"这一批人后来在伊斯兰教史上称为"辅士"。就这样，穆罕默德成为叶斯里卜阿拉伯人具有宗教权威的领袖，他的传道事业

在漫漫黑夜中见到了新的曙光。

5. 迁　　徙

继两次阿克巴条约之后穆罕默德敦促所有的穆斯林迁居叶斯里卜。在3个月之内，穆斯林分批秘密离开麦加。麦加只留下艾布·伯克尔、阿里等人随同穆罕默德尚未动身。

面对叶斯里卜阿拉伯人与穆罕默德的结盟，古来什人惧怕穆斯林力量的强大。担心叶斯里卜人有朝一日会来毁灭麦加，或切断他们通往叙利亚的商路。对前途的忧虑使他们决心除掉穆罕默德。艾布·哲赫勒建议每个部落挑选一名强壮青年，各持一把利剑，堵住穆罕默德的家门（阿拉伯人不习惯在家中杀人），待他出门时，共同刺杀。这样，穆罕默德是死于各部落人之手，他的家族无法向所有的部落复仇，只能同意接受血金。当古来什人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时，穆罕默德已得知消息。他让阿里躺在自己的床上（36：9），而与艾布·伯克尔避开敌人的防范，在麦加南部的豪拉山洞（一译绍尔山洞）隐藏了两天，待敌人搜寻过后，才前往叶斯里卜。

传说提到穆罕默德躲藏在豪拉山洞时曾有奇迹出现。蜘蛛在洞口织网、野鸽在洞口停留下蛋，大

树瞬间长满了树枝，从而蒙蔽了古来什人的视线。穆斯林们坚信这是真主的佑助（9：40）。

622年9月24日，穆罕默德和艾布·伯克尔抵达叶斯里卜南郊的库巴，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这就是著名的希吉拉（迁徙）。伊斯兰教的成功与迁徙叶斯里卜有重要的关系，这一重大行动标志着伊斯兰教的新生。这一年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的纪元元年。叶斯里卜也从此改名为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

五、麦地那社团

1. 麦地那的社会状况

在整个麦加时期，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虽然受到来自麦加统治集团的百般阻挠和迫害，但在艰难曲折的十三载春秋之中，穆罕默德作为先知和使者的名声已传遍整个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队伍仍在一天天壮大。顺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伊斯兰教，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其旺盛的生命力一定会显现出来。当穆罕默德来到麦地那时，全城的居民，包括多神教徒和犹太人都像穆斯林的迁士和辅士们一样，积极欢迎他的到来。过去，这个以农业为生的城市，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社会一样，处于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争夺良田和掠夺土地而频繁发生的部落与氏族间的仇杀与战争延续近五十年。现在，这种冲突与仇杀结束了。穆罕默德的到来，将给这里的每个部落和每个家族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带来各种不同的影响。因而各阶层与集团也都怀有不

同的目的和计划。属于奥斯族和哈兹来吉族的多神教徒们与穆斯林和犹太人两大力量相比已成为弱者，他们不接受穆罕默德的统治，不愿让他来充当解决争端的仲裁人。犹太人则一直希望穆罕默德与他们结盟，借助穆罕默德联合半岛居民去反对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徒把他们这些上帝的选民赶出了上帝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巴勒斯坦，基督教徒是他们的死敌。所以犹太人对待穆罕默德的态度尤为热情。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原已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人在思想上又与穆罕默德相当疏远。面对复杂的形势，穆罕默德以一位政治家的气魄开始了在麦地那的新生活。

2. 先知寺的建立

来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首先着手建立一个履行宗教义务和施政的场所。所有的人都希望把这个中心建在自己的街区，穆罕默德则决定让他的骆驼来选址。他的骑驼在两个孤儿的草舍前停蹄伏卧，穆罕默德按市价买下这块地，带领众人在此修建清真寺与住房。寺院建得简陋而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石砌的地基，土垒的墙，椰枣树枝覆盖屋顶，树干充当梁柱。紧靠清真寺是穆罕默德的住所，庭院还辟有一个角落，专供无家可归的贫者居住。

穆罕默德还确立了宣礼制度。关于宣礼的形式，过去犹太人用号角召唤教徒，基督教靠钟声提醒人们。对此，穆罕默德都不愿模仿。他同弟子们商量的办法是，由一个人站在高处唱诵宣礼词两遍，提醒召唤穆斯林前来礼拜。宣礼词的内容是："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证：除真主外，别无他主！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快来礼拜吧！快来走获救之路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除真主外，别无他主！"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的宣礼员主要由比拉勒担任。当时的先知寺还没有宣礼塔，他每天清晨登上寺旁一所较高的住房大声呼拜，宣礼声传遍全城。穆斯林们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履行自己的宗教功课，不必再担心受怕。清真寺不仅成为他们力行拜功、记念真主的场所，更重要的是穆罕默德召集全体穆斯林商讨处理各种事项、相互联系、增进团结的一个宗教事务与社会活动中心。

3. 麦地那社团的建立

穆罕默德把最大的精力用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从而保障穆斯林队伍内部的团结，防止旧怨重发，并能对付有可能发生的来自外部的阴谋与威胁。这一目标的实现，依靠两项英明的政治措施。一是穆斯林结为兄弟，二是与犹太人缔约。

自迁徙麦地那后，来自麦加的穆斯林迁士们与自己原有的部族脱离了血缘关系，终止了相互间的一切权利与义务。穆罕默德号召他们与麦地那的辅士们在真主面前结拜为兄弟。这种兄弟情谊如同

起不良后果的事端与争吵，其最后的裁决均应归于真主及其使者穆罕默德。”每个成员都置于整个社团的保护之下。血亲复仇是全体的职责，制止内部仇杀，鼓励以血金代替流血。在确保整个社团和平安全的基础上，穆斯林之间相互平等，没有压迫。这使伊斯兰教有可能向不断改变依附关系而失去血缘联系的弱小氏族和个人提供一种比部落联盟更为稳固和广泛的联系。章程的大部分内容如伊本·伊斯哈格所说，是有关确认犹太人的宗教与财产，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义务与权利。社团章程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共同抵御外部的敌人。而共同的敌人是信奉异教的麦加古来什人和一切偶像崇拜者。麦地那社团面临的战争只有一种，即反对多神教徒和不信者的“圣战”。因此，伊斯兰教在麦地那，不仅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也带有明显的军事联盟性质。

学者们认为，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是阿拉伯第一个突破血缘关系的新型社团。它是对原有部落社会结构的重大改革，产生了超越于部落之上的政治权威。“乌玛”以真主的名义，通过穆罕默德及其所传达的启示《古兰经》行使国家的职能。它的建立，具备了形成国家的因素和基础。为在麦地那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它成为后来哈里发国家的雏型。

4. 麦地那社团章程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初期，与各个氏族和部落有过一系列的政治协商，确认相互之间的义务和权利，最后形成一份政治文献，作为新建立的麦地那社团的基础。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文献，通过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传》保存下来。学者们对于这份文献的历史真实性大致确信无疑，只是认为可能是由早期订立的一系列协议归纳而成的。这份文献反映了迁徙后麦地那的政治状况，以及伊斯兰教早期的政治发展，因此显得特别珍贵。通过这份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穆罕默德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即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处理复杂矛盾的高超技巧。这份文献对于穆罕默德抵达麦地那后的斗争生涯，以及他兼具先知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是个鲜明确凿的注脚。这份文献又称“麦地那宪章”，全文如下：

伊本·伊斯哈格说，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福祐他）在迁士和辅士之间订立一份文献（Kitab），内中还与犹太人订有协议和盟约，确认他们的宗教和财产，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义务和权利。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为古来什和叶斯里卜的众信

士和穆斯林，以及那些追随他们、依附他们、与他们共同参加圣战（Jihād）的人们之间所订立的文献。

（1）他们是有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单一社团（ummah）。

（2）古来什众迁士将沿袭惯例旧俗，共同偿付他们的杀人罚金，并依照信士的仁慈和公正，（作为一个整体）赎回其战俘。

（3）（哈兹来吉部落的）奥夫氏族也将沿袭惯例旧俗，共同偿付以前的杀人罚金，所属的各个分支氏族（tā'ifah），均应依照信士的仁慈和公正赎回其战俘。

（4）哈里斯氏族……

（5）萨仪达氏族……

（6）祝舍姆氏族……

（7）奈贾尔氏族……

（8）（奥斯部落的）阿慕尔氏族……

（9）奈比特氏族……

（10）奥斯氏族……

（11）众信士对他们中间的贫穷者（债务人）不能坐视不顾，应该按照合理的标准，提供赎金或血锾的帮助。

（12）未经众信士的同意，任何信士不得私自将其他信士的庇护民（mawlā`）为同盟者（halif）。

（13）敬畏真主的信士，均要反对他们中间横行

无忌，或图谋在信士中挑起不义、背信、腐败行为者；这种人即使是某信士的儿子，信士们也要一致声讨。

（14）信士不应为不信者而杀害信士，也不应帮助不信者反对信士。

（15）真主的保护（dhimmah）对全体一视同仁；信士中地位最低者“保护邻人”（yujīr）的允诺，也对全体有约束力。信士彼此互为保护人（mawālī），而排斥（其他）族人。

（16）跟随我们的犹太人，不论是谁（均与信士一样）都应得到我们的帮助（masr），或互相支持；他们不应受到亏待，也不应帮助别人反对他们。

（17）信士的和平（silm）是不可分割的。在为主道而战时，任何信士均不得背着其他信士擅自与人媾和，除非这种媾和以对全体信士的公正和平等为条件。

（18）在我们从事的征战中，签约各方均依次轮流出战。

（19）信士要相互替为主道捐躯者复仇。敬畏真主的信士享有最好和最正确的引导。

（20）任何偶像崇拜者都不得向古来什人，或者是货物，或者是人身，作出“保护邻人”（yujīr）的承诺，也不得为古来什人利益而反对任何信士。

（21）无故杀死信士并有确凿证据者，作为报复

均须偿命，除非被害者亲属同意（收取血金）。全体信士将一致惩办凶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2）凡接受这份文献（sahīfah）所载内容并信奉真主的信徒，均不得援助或庇护越轨作恶者（muhdith）。倘有帮助作恶或窝藏庇护者，在复生日必将受到真主的咀咒和惩罚，他的忏悔和赎金都不会被接受。

（23）信士不论何处发生任何争端，都应提交真主和穆罕默德仲裁。

（24）只要共同处于战争之中，犹太人与信士应共同承担战争费用。

（25）奥夫氏族的犹太人是与信士们一起的单一社团（ummah）。犹太人信奉自己的宗教。这对部落的正式成员和依附民同等适用，惟残暴不仁者和背信弃义者不在此列；他本人及家族（ahl—Bait）应负罪责。

（26）奈贾尔氏族的犹太人应与奥夫氏族的犹太人享有同样的权利。

（27）哈里斯氏族的犹太人……

（28）萨仪达氏族的犹太人……

（29）祝舍姆氏族的犹太人……

（30）奥斯氏族的犹太人……

（31）赛阿来白氏族的犹太人应与奥夫氏族的犹太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惟残暴不仁和背信弃义者不

在此列，他本人及家族应负罪责。

（32）哲弗奈氏族是赛阿来白氏族的支系（Batn），与他们适用同一条款。

（33）舒太白氏族应与奥夫氏族的犹太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将得到公正对待，不会被背弃。

（34）赛阿来白氏族的庇护民与部落正式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35）犹太人的分支（litānah）与主要成员享有同等权利。

（36）他们任何人未经穆罕默德允许，不得擅自外出作战，但不禁止为伤者复仇。鲁莽流血者，除对付曾亏待他的不义者外，惟其本人及家族承担罪责。真主是这份文献最确定的监督者。

（37）犹太人应承担自己的战争费用，穆斯林也承担自己的战争费用。双方彼此要互相帮助（nasr），对抗向订立这份文献的双方进攻的人。双方彼此应互相诚挚协商和祝福（nas'h wanasīhah），信守协议而不要背信弃义。任何人不要背弃对同盟者的誓约，应尽力援助压迫者。

（38）只要战争尚在继续，犹太人应与信士们一起承担自己的费用。

（39）叶斯里卜谷地（jawf）对订立这份文献各方将是神圣的禁地。

（40）“受保护的邻人”（jār）将与正式成员（保

护人）一视同仁。他不会受到伤害，但也不得背信弃义。

（41）妇女受保护者未经本地族人的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保护（tnjār）。

（42）在订立这份文献的各方中，不论发生什么会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和争端，都应提交真主及其使者穆罕默德仲裁。真主是这份文献条款最审慎和最确实的监督者。

（43）不得向古来什人及其支持者提供保护（lātnjaār）。

（44）他们彼此应互相支援，共同抵御突然进犯叶斯里卜的人。

（45）不论何时邀请他们（犹太人）参加订立和接受和约时，他们应参加缔约并接受；当他们依此作出同样邀请时，除了为宗教而进行的战争外，信士们应对他们履行相同的义务。每一方都享有自己一方的权利，因而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

（46）奥斯部落的犹太人，不论是部落正式成员还是依附民，都均与订立这份文献各方享有同等地位；他与订立这份文献各方都将忠信守诚誓约，公正和睦相处。人人履行职责，反对背信弃义。

（47）作恶者将自食恶果。真主是这份文献最公正和最确实的监督者。这份文献绝不向越轨作恶或背信变节者提供保护。在麦地那，除越轨作恶或背

信变节者外，外出征战或留居城内者都是安全的。真主是忠信仁义和虔诚敬畏者的保护人，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5. 初期的冲突与对策

穆斯林在麦地那立稳了脚跟，但他们并未忘记曾在麦加的遭遇。他们怀念亲人，挂念抛在麦加的财产和商业，更珍惜克尔白天房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为了真主，为了天房禁寺，为了故乡和亲人，穆斯林们必然会考虑向曾经迫害过他们的麦加古来什人复仇。一些穆斯林史学家认为是穆罕默德首先考虑向古来什人发动战争。另一方面，麦加古来什人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态度并未改变，他们一直与麦地那社团内部的伪信士遥相呼应，破坏伊斯兰教，还鼓动麦加和麦地那交界地区的阿拉伯 部落反对穆罕默德，并且经常派小股分队到麦地那郊区骚扰抢劫，寻机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进行武力对抗。这使穆罕默德感到了自卫和交战的迫切性。即便如此，穆罕默德在白德尔战役以前还没有宣布和谋求战争。他所采取的首项对策和行动是派小分队截断麦加人通往叙利亚的商路，以便侦察敌人的行踪，并在适当时机劫掠到古来什商队的钱财和货物。另外，设法与麦地那和沿海间各部落保持友好联系，或媾

和、或结盟，增强麦地那穆斯林力量的影响，并对古来什人的商业活动造成威胁。

海卡尔分析穆罕默德派遣小分队行动的意义时认为，根据小分队的人数，每次不超过数十人，而古来什驼队的人数一般要数倍于此。说明穆罕默德在最初并不想与古来什人进行拼搏和战争，只是想让古来什人认识到他们的商业贸易已面临来自麦地那迁士们的威胁。要保证去叙利亚通商的安全，就应当考虑同迁士们达成谅解，使穆斯林有传教和去麦加朝觐天房的自由。穆斯林小分队到麦加人的商路进行骚扰以及穆罕默德同居住在商路附近的各部落媾和与结盟，都是为了让麦加人有所收敛并考虑同穆斯林达成谅解。海卡尔还批驳了一些东方学家关于穆罕默德在定居麦地那之初就想与麦加人开战的论调，指出，把抢劫商队归结为是沙漠居民的自然特点和行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麦地那同麦加人都不是靠抢劫为生的沙漠居民，而是以农业或商业为生、喜欢安定的居民，他们不会轻易去厮杀。另外，穆罕默德后来将战争合法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抢劫，而是为捍卫宗教信仰。

624 年初（教历623 年7 月），穆罕默德派遣的阿萨德族人阿布杜拉·本·杰赫希率领的小分队在麦加和塔伊夫之间的奈赫莱袭击了麦加一支小商队，射箭杀死一人，俘虏两人，并获得战利品。古

来什人借此攻击穆罕默德及穆斯林破坏禁月习惯，犹太人也趁火打劫，对此事大加非议。此时降示的经文（2：217）为穆斯林伸张正义，指出古来什人及多神教徒昔日对穆斯林的迫害远比在禁月内作战更加残酷和不可饶恕。这件事成为伊斯兰教对敌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往后，穆斯林将同一切阻碍真主之道的人进行战争，为真主而战。

6. 白德尔战役

自从阿布拉·本·杰赫希的小分队杀死第一个古来什人，穆斯林为捍卫信仰，夺回古来什人扣压的钱财所进行的战争已然合法化。古来什人想以穆斯林在禁月杀人为由，煽动整个阿拉伯半岛起来反对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穆罕默德也感到同古来什人修好或达成和解的希望已经破灭。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如在弦之箭，两个月后，624 年3 月教历（9月），终于爆发了白德尔战役。

当时，艾布·苏富扬率领的一支古来什人的庞大商队，从麦加经麦地那去叙利亚经商后返回，这支商队的货物价值约五万底纳尔，麦加人中凡有能力者都投股其中。穆罕默德于教历5 月率150 名迁士前往拦截。当队伍赶到欧谢拉时，商队已经过境，只得返回，待商队归来再予劫击。另一方面，艾

布·苏富扬早已派人告知麦加古来什人保证商队安全。由于多数麦加人在商队中拥有股份，故而非常关心此次商队的安全与利益。营救商队的援军组织完毕，时刻准备与穆斯林战斗。当商队返归的消息传来时，穆罕默德作了出征动员，率300人出发。其中有83名迁士，61名奥斯族人，其余为哈兹来吉族人。在途中，穆罕默德已得知古来什人出兵保护商队的消息。原来穆斯林只准备应付护卫商队的三四十人，现在情况突变，穆罕默德不可能退却，那样有损于穆斯林的名声，助长古来什人的气焰。他们只能前进。艾布·苏富扬的商队改变了原来的路线，沿海岸疾行返回麦加。但古来什人的援军与穆斯林在白德尔相遇并交锋。当时穆斯林只有300多人，许多青年还缺乏作战经验，部分迁士和辅士已经年迈，只有少量马匹和骆驼。而古来什人近千人，训练有素，武器齐备，有数百匹马和骆驼。这是穆斯林与古来什人多神教徒第一次真刀真枪的拼杀。在这以前，他们忍受了许多迫害与折磨，还被禁止去克尔白圣寺礼拜。现在，他们积郁已久的仇恨都集中在这场对敌战斗中。在人少装备差的不利局面下，穆罕默德通过启示的《古兰经》经文鼓舞士气(8：65—66、8：12、17)。结果穆斯林大获全胜，麦加反对派领袖艾布·哲赫勒等50人被杀，50人被俘。穆斯林方面只损失14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3：

13)。实际上，据史书记载，使穆斯林军得以胜利的原因，除了他们高昂的斗志与精神外，水源是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穆斯林军驻扎在麦地那附近的一个远离水源的碱土地带，当士兵干渴难耐时，“真主给他们降下了雨水”(8：11)，他们灌满器皿，开杯畅饮，又掘池蓄水。后来他们转移到白德尔盆地的一个泉边安营，在留足自用水之后，将其他的井都填死，致使古来什人在战斗中由于干渴而无力奋战。

这次战役结束后，穆罕默德还就战俘与战利品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对于战俘，只杀掉少数人，绝大多数以收缴赎金释放。或其中能读会写的战俘，以教会十个穆斯林儿童读书识字为获释条件。对于赎金，《古兰经》反对贪图赎金——今世之物的做法(8：67—68)，但对出于好意而收纳的赎金判为穆斯林的合法收入(8：70)。有关战利品的分配，也是依照启示(8：41)，平分给所有的穆斯林。参加战役的步兵、骑兵、烈士家属与后代，未直接参战的后方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一份战利品。

白德尔战役被看作是真主福佑的证明，它树立了伊斯兰教的优势，穆斯林的势力和影响稳步发展起来。海卡尔评论这次战役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之下的前奏，是疆域辽阔的伊斯兰帝国成立的前奏。它为给世界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7. 与犹太人关系

白德尔战役的胜利给麦加古来什人一次沉重打击，然而这场战役给麦地那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而有意义。在这座犹太人、多神教徒和伪信者们同穆斯林共居的城市里，作为迁徙而来的穆斯林力量日益增长，使得麦地那当地的各阶层与集团开始坐立不安，并为维护各自原有的利益而准备向穆罕默德发起挑战。他们反对穆罕默德，不仅是因为他的传教活动，而在于穆罕默德的权势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隐患。正像有些学者所说，革命的战场从麦加转到了麦地那，从宗教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首当其冲的是麦地那的犹太人。他们从经商贸易和高利贷中致富，经济上占有优势，政治和宗教方面也颇具影响。穆罕默德曾采取联合犹太人的政策，希望得到这些一神论教徒们的支持。为此，他把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定为穆斯林礼拜的朝向，沿用犹太教的阿术拉日作为斋戒日；选择犹太人安息日前一天的准备日作为穆斯林公众礼拜日。但犹太人不甘心丧失在麦地那的统治地位，他们愿想利用穆罕默德的力量对付基督教，才与穆罕默德结盟。现在，伊斯兰教的强大与繁荣，使他们妒火中烧，他们的教义也不允许接受一位阿拉伯人来做弥赛亚。所以，他们

否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诋毁他的教义，制造流言蜚语，损害穆斯林的声誉。甚至于有的加入伊斯兰教内部，与伪信士秘密联络，挑动穆斯林放弃自己的宗教。这促使穆罕默德决心与他们决裂。又将礼拜朝向改为麦加克尔白，确定易卜拉欣为克尔白的创建人和朝觐的发起人，并以伊斯兰教历9月（莱麦丹）作为斋月。给伊斯兰教涂上鲜明的阿拉伯民族色彩。

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的反感与仇恨不断加深，双方都在寻机打击对方。白德尔战役后不久，一位阿拉伯妇女在犹太人白尼·盖努嘎尔部落开放的市场上受辱，一名穆斯林愤而杀死一名犹太人，自己也被犹太人围杀。这一事件引起了穆斯林与白尼·盖努嘎尔部落犹太人之间的剧烈冲突。穆罕默德召集穆斯林去攻打犹太人，围困15天，迫其投降。原本要处死这批犹太人，但犹太同盟者伊本·乌拜伊在当时的奥斯族与哈兹来吉族多神教徒中仍有一定权势，经他说情，犹太人免于一死。穆罕默德强迫他们留下武器和金首饰产品，离开麦地那。盖努嘎尔部落人从此移至北方叙利亚边界的艾孜利阿。

盖努嘎尔部落本是三个犹太部落中最弱小的一个，其他属于麦地那的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远离麦地那的海巴尔和古拉河谷。把盖努嘎尔人驱逐出麦地那，有助于削弱犹太人势力，维护麦地那的政治

统一。这是穆罕默德为扩大政治影响而采取的一项富于远见的政治措施。这一事件使麦地那非穆斯林居民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态度有所收敛。

8. 古来什人商路受阻

曾经惨败于白德尔战役的艾布·苏富扬一直想恢复古来什人在阿拉伯半岛居民中的威信。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他集中数百人到麦地那附近的欧赖德进行偷袭。杀了一名辅士及其同伴。他自以为已达到了侵扰穆罕默德的目的。但当听到穆罕默德率军出击时，又仓惶而逃，丢了炒面袋，故而史称此次事件为“炒面”之役。另外，穆罕默德对古来什人商路控制越来越严密，使靠商业贸易为生的古来什人感到了危机。他们被迫取道伊拉克至叙利亚通商，麦加人萨夫万率领的价值10万第尔汗的商队，又被穆斯林百名骑兵队劫击在内志的盖尔达地带。至此，穆斯林与麦加古来什人在力量上已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古来什人不可能再肆无忌惮地侵犯穆罕默德和穆斯林，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了。这种态势在麦地那周围的阿拉伯各部落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麦加商队的往来曾给沿途各阿拉伯部落带来经济上的实惠，穆罕默德也已同处于海岸地带的一些

部落有约。现在，随着穆斯林与古来什人之间的较量，商路明显受到威胁，一旦古来什人改道而行，必然影响一些部落的经济生活与利益，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其中盖泰凡和苏莱姆两部落、白尼·赛阿莱拜人和穆哈利布人都起而与穆罕默德作对，穆罕默德的权威与实力使他们每次都来不及应战就失败而逃，穆斯林的势力已不可阻挡。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从内部着力加强他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先后同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女儿结婚，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阿里，另两个女儿嫁给了奥斯曼，通过翁婿关系，把四位在穆斯林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四大哈里发）牢牢团结在自己周围。对于战利品的公平分配，进一步激发了穆斯林参战的士气。他还不断完善有关穆斯林社团内部的一系列规章和典制，一切都是为了打回麦加这一远大的目标。

9. 伍侯德战役

麦加古来什人经伊拉克去叙利亚的商队被劫掠之后，复仇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决心为自己打开商路，以免麦加的商业和宗教地位一落千丈。625 年，艾布·苏富扬集结3000 人的大军，其中有200 名骑兵，700 名穿有铠甲的士兵，3000 峰骆驼，前来报

仇。随同大军的还有古来什人的妇女，为他们的父兄鼓舞斗志。大军在麦地那城北的伍侯德山安营扎寨，并放了马匹和骆驼侵扰麦地那周围的牧场。穆罕默德得知后率700名穆斯林士兵出城迎战。两支在数量和装备上相差悬殊的军队激战，穆罕默德的指挥艺术与才能也得到充分体现。他把弓箭手布置在山路之上，射击和截住敌方马队，致使马队不能冲锋，也无法抄袭穆斯林后路。3000名古来什士兵在700名穆斯林军的攻击下溃败，他们的妇女几乎全部被俘。但穆斯林在追击敌人时被战利品所吸引，弓箭手们擅离阵地，麦加骑兵乘机从背后袭击。战况急转而下，穆罕默德负伤而退，乱作一团的穆斯林军收兵返回。麦加人也未再追击。

此次战役，穆斯林方面虽然没有实际损失，但古来什人自以为又占有优势。阿拉伯各部落乘机蠢蠢欲动。白尼·阿萨德人、胡扎利族人都企图进犯麦地那。其中胡扎利族人还假意拜访穆罕默德，要求派弟子前往纳季德地区传教。但他们在半路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先知派去传教的穆斯林。犹太人趁机与古来什人加紧勾结联络，白尼·奈迪尔部落早在白德尔战役前就与古来什人合谋除掉穆罕默德。整个阿拉伯地区，犹太人，伪信派和偶像崇拜者都在和伊斯兰教较量。穆斯林的任务是尽快采取对策，分化瓦解敌人。穆罕默德首先率军围攻了奈迪尔部落

的城堡，犹太人抵抗20天后答应退出麦地那（59：11—13）。一部分人去了海巴尔。奈迪尔部落被逐后，他们的土地分给了迁士，从此迁士们不再依赖辅士的帮助，在社团内部的地位也得到加强。辅士们也由于不再给迁士们提供生活援助而减轻了负担。对犹太人的驱逐，完全出于穆罕默德深谋远虑的战略与对策，它有助于消除麦地那内部的隐患和威胁，使伪信者们不敢再与犹太人勾结闹事。穆罕默德再出征迎敌，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伍侯德战役后期失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穆罕默德的有力对策而得以消除。

10. 联盟战役

当穆罕默德致力于平定阿拉伯部落的骚乱时，古来什人再次向麦地那发起进攻。海巴尔的犹太人与古来什人结盟，挑动麦加效区阿拉伯各部落加入反伊斯兰教行列。他们在627年共同组成约上万人的同盟军，在艾布·苏富扬率领下向麦地那进攻，要与穆斯林决一胜负。仓促应战的穆斯林已不可能同强大的兵力在野外直接对垒，整个麦地那的居民都非常紧张（33：10、22）。穆罕默德采纳门弟子波斯人赛尔曼的建议，在麦地那城北易受骑兵攻击之处挖掘壕沟，然后率3000穆斯林与敌人隔沟筑起营

垒。麦地那三面都有火山熔岩与营堡连接，城北没有屏障的一面利用新掘的壕沟防御，使敌人无法穿越，只能放箭对射。盟军围困麦地那40天之久，求战不得，加之气侯恶劣，士气已经涣散。穆斯林一方粮食供应中断，原来与穆罕默德结盟的白尼·古来扎部落的犹太人被盟军策反，他们极有可能协助盟军，从城内屠杀穆斯林。穆斯林处境分外艰难，穆罕默德只得派人游说，对敌方采取分化之策。据传，正当双方都在精疲力尽之时，一场巨风夹着大雨掀翻了盟军的帐篷与锅灶，他们在惊惧与寒冷之中败退。对伊斯兰教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这次战役是伊斯兰教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一个转折点，麦加人从此失去向麦地那进攻的能力，主动权转到穆罕默德手中。战役结束后，穆罕默德讨伐麦地那南部白尼·古来扎部落营垒，围攻25天后迫降。穆罕默德让古来扎部落的盟友、奥斯族部落首领作出裁决，结果，犹太人600名壮丁全部被处决，妇女儿童俘获为奴，土地和财产在穆斯林中平分。同盟军的败退和古来扎犹太部落的消灭，巩固了穆斯林在麦地那的地位。至627年末，麦地那人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麦地那成为单一的穆斯林宗教公社。后期的伊斯兰教国家就是从这个宗教社团中兴起的。自古以来阿拉伯人当作命脉的血统关系被一笔勾销，代之而起的是以宗教信仰作为社会组

织的基础。

11. 麦地那时期的社会改革

联盟战役之后带来的稳定局势，使穆罕默德有暇对统一的穆斯林社团开始进行社会组织工作。作为这个社团的宗教与政治领袖，他有必要为新生的伊斯兰教社会建立一种新秩序。在确立了关于信仰、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等一套完备的宗教礼仪和制度后，他更致力于实现社会改革。因此，麦地那时期的《古兰经》经文表现出与早期启示完全不同的特点。大多章节冗长、言辞平和、演说细致，涉及饮酒、赌博、杀人、报复、财产继承、结婚、离婚、管理战俘、对付敌人等社会的和政治内容。

在婚姻制度方面，过去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只遵循传统习惯，并无固定的社会制度，更不懂家庭法或婚姻法。男女之间的关系仅局限在两性关系的阶段，炫耀美色和调情卖俏是司空见惯之事，通奸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娶妻寻情妇，并让她们为自己生养后代，这种近乎放荡的生活虽然不免带有浪漫色彩，但两性结合的松散、以及对亲子关系确定的困难，往往招致一些纠纷与仇杀。穆罕默德根据真主的启示，首先禁止妇女炫耀美色（24：30—31、33：58—62），提出男女

信士都应在敬畏和崇拜独一真主的基础上相互接近与平等，共同为社会的繁荣昌盛而努力。社会应建立在纯洁、稳定的家庭基础之上。因此，不管男女，相互调情与炫耀美色都是一种耻辱和犯罪，应该向真主忏悔。对于通奸的男女，更要给予严厉谴责和惩罚（24：2、17：32）。在建立新的男女关系的同时，对过去的无限多妻现象加以限定（4：3），而且禁止三代以内血缘结亲（4：23）。提倡男女之间在人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方面平等（4：1、3：195、4：32、33：35、4：124），要求丈夫要善待妻子（4：19、65：6），担负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妻子要服从丈夫，抚育和教导自己的儿女。在夫妻互爱、父慈子孝的道德基础上建立稳固的一夫制家庭。对于离婚的程序，《古兰经》规定女人须等候三个月（65：1--6、2：227—237、33：49），以便确定离婚女子是否已有孕在身，期满之后才可改嫁他人。这种“待婚期”的确定，为辨明亲生子女确凿无疑的身分以及将来继承遗产的合法资格提供了保障。可谓是对旧的婚姻形态的重大改革。

在财产继承方面，穆罕默德的改革也是以积极维护家庭秩序为目的的。过去，财产所有权与管理权归氏族所有。部族首领往往利用集体财产谋取私利。氏族弱小成员的财产常受到监护人的欺诈和侵吞。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部落内集体财产的管理

权已开始向家族和个人所有转化，但由于父系宗亲分配遗产的惯例，妇女和儿童则被剥夺继承权。对此，《古兰经》首先肯定和维护人们拥有私有财产（4：5）和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5：5、5.87、25：67），鼓励人们以合法、正当的手段营谋和获取财富（53：39、4：95），对遗产的继承办法、继承份额作了详细规定（4：11—12）。其中特别肯定直系血亲（包括妇女）的继承权（4：176、4：7、4：33），坚决反对侵吞孤儿财产（4：2、4：10）。这种规定抛弃了氏族成员相互继承的习惯，表明个人、家族（或家庭）和社团（国家）正在取代氏族和部落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穆罕默德则为这一新社会的迅速发展奠定起文明的基础。

新的社会需要新的道德风尚。然而阿拉伯人世代遗留下来的生活观念与习惯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做到。例如，关于禁酒令的实行，最初的经文只是指出饮酒对人有利也有弊，其弊要大于利（2：219）。后来发生有的穆斯林在酒醉后礼拜，甚至于拜错了朝向，并且胡言乱语。经文仍以劝说为主，要求穆斯林在酒醉后不要礼拜（4：43）。虽然饮酒者从此渐少，但仍有人旧习不改。直至迁徙麦地那后第四年，降示了言辞激烈的经文，认为饮酒、赌博为卑劣的行为，是恶魔所驱使，不仅会产生许多恶果，还会阻碍人们

记念真主和力行拜功（5：90—91）。饮酒被彻底禁止，成为伊斯兰教法的第一项禁令（哈拉目）。违犯者按大罪法（真主的法度）论处，施以鞭刑。伊斯兰教禁酒并对醉者规定处罚，表明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律法的宗教。《古兰经》提倡公正、廉洁、诚实、宽恕、联系至亲、和睦邻里、不干坏事、不杀无辜、积极行善、施舍济贫、近贤远恶、舍己为人的高尚美德，同时批判和逐步禁止过去阿拉伯人的一些陋习，诸如活埋女婴、饮酒无度、狂嫖滥赌、作伪证、说谎言、吞食孤儿财产、诬蔑贞节妇女等劣行。对此，穆罕默德始终将人的行为与信仰紧密相联，以信主独一、劝善戒恶作为道德规范的中心。除服从真主以外，要消除人们心目中的一切杂念，使人与宇宙间一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伊斯兰教崇高的道德观念。穆罕默德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树立起一种新的精神文明。

六、阿拉伯先知

1. 进军麦加的前奏

穆罕默德和穆斯林迁徙麦地那已过六年。在这期间，穆斯林同麦加古来什人以及犹太人进行了数次重大战役，力量日益壮大。伊斯兰教的存在与发展已成为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事实。过去，古来什人曾以穆罕默德背叛供奉在天房内的偶像为由，不让穆斯林进入禁寺。朝觐易卜拉欣在麦加建立的天房，是所有阿拉伯人的权利，同时也是穆罕默德新宗教的基本义务之一，但古来什人更惧怕穆斯林力量一旦进入麦加后的影响，并且对穆罕默德一再干扰他们通往叙利亚的商路心怀仇恨，只要穆罕默德不改弦更张，作为天房掌管者的古来什人就坚决阻止穆斯林进麦加天房。而今，在禁月之一——伊斯兰教历十一月，穆罕默德宣布要亲自率领穆斯林来麦加朝觐，这无疑是实现穆斯林向麦加进发的一项重大谋略与举措。因为朝觐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禁月内禁止

作战，是阿拉伯人传统的惯例，穆斯林在禁月来麦加朝觐，不是为打仗，而是同尚未加入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一起尽朝觐之功。在这种情况下，古来什人是没有理由阻挠的。如果他们坚持与穆斯林敌对，在禁月内开战，那将失之公理，穆斯林们可借此争取阿拉伯人，从而提高伊斯兰教的威望。为这一重大举措的成功，穆罕默德率迁士和辅士1400人前往麦加，原本还要动员其他非穆斯林部落成员同行，但大多数贝杜因部落没有响应。

古来什人对穆罕默德的行动倍加敏感，认为这是穆斯林占领麦加的策略和手段。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挡穆罕默德进入麦加。由哈立德·本·瓦立德率领的200名骑兵出发准备与穆斯林兵戎相见。在两军对垒之势，穆罕默德依然坚持按原已筹划好的和平方针行事，率穆斯林军避开麦加骑兵，绕道行至麦加河谷下游的侯达比叶安营驻扎，准备与麦加方面谈判。起初，古来什人态度强硬，并无善意，一些鲁莽之徒在晚间偷袭穆斯林营地被俘。穆罕默德本着和平意愿，尊重禁月内不在麦加杀人的习惯，将俘虏全部释放。并派奥斯曼·本·阿凡再次作为代表谈判。古来什人将奥斯曼扣压，有传言说谈判代表被杀，引起穆斯林的警觉和愤怒。他们在一棵树下向穆罕默德宣誓，决心与古来什人决一死战。《古兰经》(48：18)对此有所默示，表明穆罕默德与穆斯林之

间牢不可破的关系，并预示在危难关头，只要有大无畏的精神，镇定勇敢，定将取得最后胜利。这一誓约在伊斯兰教史上称为“拉达万”（意为心甘情愿）誓约。

穆斯林的决心使古来什人恢复了理智。一方面，他们已无权禁止任何阿拉伯人在禁月来朝觐天房；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敢于在禁月与穆罕默德冲突开战，阿拉伯人将来势必会由于害怕禁月违反惯例而不到麦加来，这将损害麦加的商业利益。正是这些因素，使古来什人产生了与穆罕默德签约的意图。双方谈判签署了历史性的侯达比叶协议。

2. 侯达比叶协议

按照协议，双方休战十年（有的史学家认为休战两年）。穆罕默德与穆斯林放弃此次朝觐，返回麦地那，次年再来麦加。以后，麦加人每年撤出城外三天，穆斯林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朝觐。协议还规定，如有古来什人不经主人同意而投奔穆罕默德者，古来什人有权追回，如果穆罕默德的人来投奔古来什人，可以留居麦加，不必将其退还。阿拉伯人中有与穆罕默德或古来什人结盟者，尽其自愿，不得干预。这一协议表明穆罕默德作了一些妥协，特别是把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再送回至古来什人那里，眼看着他们

受到歧视和迫害，这是穆斯林们难以容忍的。当时欧麦尔也为此而愤怒过。然而这一协议的意义确实是极其深远的，它对伊斯兰教的未来，对所有阿拉伯人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过去，双方之间的战争隔绝了伊斯兰教与广大阿拉伯各部落间的联系，一些部落担心与穆斯林接近会导致祸端。侯达比叶协议的签订，消除了这一障碍，人们对穆罕默德和穆斯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古来什人在这一协议中第一次承认了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的合法地位。允许穆斯林朝觐天房、履行宗教功课，就等于承认伊斯兰教在半岛上已是被公认的宗教之一了。其他阿拉伯部落也把这一协议看作是准许他们接受伊斯兰教的信号。休战期间，穆斯林不必再为古来什人的骚扰而分忧，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据说这一年入教人数超过往年。至穆罕默德按照协议再度前往麦加朝觐时，与他同行的穆斯林达2000人。《古兰经》经文(48章)证实了这一协议是一个明显的胜利。

3. 向各国君主传教

根据传说，侯达比叶协议签署两个月后，穆罕默德开始向各国君主元首遣使下书，动员他们加入伊斯兰教。当时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强国周旋于埃及、叙

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主战场，对耶路撒冷圣地更是相互争夺。阿拉伯半岛及周围地区，如也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分别隶属于这两大势力之下，希贾兹及半岛地区也属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且依靠与也门和叙利亚的商业贸易为生。相互间时战时和的一些阿拉伯部落更无力与两大强国相对抗。在这种局势下，穆罕默德下决心号召这些国家的人民信仰他的宗教，表现出一位宗教改革家的政治远见与魄力。

穆罕默德的使节迪哈亚·本·凯勒比出使拜占庭帝国，向希拉克略皇帝呈送了穆罕默德的信函。当时古来什人艾布·苏富扬随商队正在叙利亚，他被罗马皇帝召进皇宫，询问穆罕默德的情况。艾布·苏富扬虽厌恶伊斯兰教，但对穆罕默德仍然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肯定穆罕默德出身高贵，一生忠诚老实；他的教义简单易行，弟子日渐增多；提倡的是敬主独一、礼拜、施舍、廉洁、友善、信守誓约、不贪不义之财等美德。拜占庭皇帝很有礼貌地作了回复，表示对穆罕默德的赞赏和肯定。但他更注重于皇权，说穆罕默德须征服拜占庭帝国，方能追随他。当时他确实没有看重这位新宗教的倡导者，他没有想到，不久他的领地就被穆斯林所征服，大马士革成为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伊斯兰国家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数个世纪，至1453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才告结束。

拜占庭帝国驻埃及总督科普特人的君王穆高格斯在亚历山大也热情迎接了穆罕默德的使臣哈特布·阿布·巴勒塔阿。他仔细阅读穆罕默德的宣教信后，挥笔回书，表示坚信先知会降临人间，但应在叙利亚出现。他在款待了使节之后，给穆罕默德带去了礼品：数量可观的钱财和一些埃及珍品、一辆骡轿、两名科普特人的使女，其中一名妇女马利亚被穆罕默德纳为妻室，后生子易卜拉欣；另一使女西林，许配给穆斯林诗人哈桑·本·萨比特。

穆罕默德给大马士革总督希赖国王加萨尼人哈里斯的宣教信中提醒他"信奉独一无偶的真主，方能继任总督"，哈里斯不相信自己会丧失总督职位，愤然备马准备与穆斯林作战。由于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劝阻，才取消出征的念头，并对穆罕默德的使节苏杰阿·本·沃海布·阿萨迪以礼相待，赠以路费和衣物。

阿比西尼亚君主尼加西与穆斯林的关系一直良好。他殷勤款待穆罕默德的使节阿慕尔·本·伍麦叶·达姆利，在读完宣教信后，对来使表示：承认尔撒曾预示穆罕默德为使者，他会逐渐扩充实力、开导民心，考虑伊斯兰教的事情。他还应穆罕默德的要求，安排迁居阿比西尼亚的穆斯林顺利回到麦地那。迁士中有艾布·苏富扬之女乌姆·哈比拜，她丈夫

原是穆斯林，在迁居阿比西尼亚后改信基督教，后亡故。穆罕默德曾委托尼加西为媒，迎娶乌姆·哈比拜为妻。有的史学家认为，穆罕默德同她结婚，是为了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加强同艾布·苏富扬的关系，从而保证侯达比叶协议的执行。

波斯国王科斯鲁对穆罕默德的宣教信最为反感。他撕毁信件，指令他在也门的总督巴赞追杀穆罕默德。而就在此时，科斯鲁在国内被害，由他的儿子西鲁维篡得王位。穆罕默德将此消息告知巴赞的手下，要求他作为自己的使节动员也门总督皈依伊斯兰教。也门人已看到波斯人同拜占庭帝国战争失利，对也门控制减弱，同时，他们早已闻晓穆罕默德这一新生的阿拉伯力量，故而欣然接受伊斯兰教。巴赞成为穆罕默德管理也门的长官。也门的归顺，为伊斯兰教在半岛南部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同波斯和罗马帝国相比，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各地区的宣教有明显进展。巴林总督孟孜尔·本·萨韦接受了伊斯兰教，他向巴林民众宣读了穆罕默德的信函，并回信请示穆罕默德如何对待当地尚未归信伊斯兰教的祆教徒和犹太教徒。穆罕默德回信，赞扬孟孜尔的立场，支持他执政，并指示对不愿归信的犹太人和祆教徒当征收人丁税。阿曼的两位总督朱连德之子哲法尔和阿比德兄弟二人在接到宣教信后一起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按照穆罕默德的教义主张，

开始向名门富户征收扎卡特(天课)税收,用以救苦济贫。穆罕默德派来的使节阿慕尔·本·阿斯·赛海米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叶麻麦总督豪孜·本·阿里虽然赞同穆罕默德新宗教的主张,但他在回信中表现出要与穆罕默德分权的野心,以此作为归信伊斯兰教的条件。对这样的人,穆罕默德一律放弃,他只委派归信伊斯兰教的民众中最有名望者为首领。比叶麻麦总督态度更恶劣的是巴士拉总督,他们杀害了穆罕默德派去的使节哈里斯·本·伍麦伊尔·艾兹德,他是穆罕默德宣教使节中惟一遇难受害者。这是对伊斯兰教的公开挑衅,它也成为不久穆罕默德同拜占廷人进行穆尔塔战役的因素之一。

派使节向各国君主宣教的结果表明,除少数人以外,多数君主的反应良好。这更证明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波斯和拜占廷帝国表面强大,为物质利益而相互争夺,但其内部的精神动力已近衰竭。波斯人已分化为拜物教徒和拜火教徒,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基督教派系丛生,已不再是团结全民族的信仰,逐渐成为宗教人士控制和利用民众的工具。战争、苛税、阶级压迫以及旧的宗教习惯影响,造成社会的衰败。人们正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伊斯兰教则成为这种新的信仰生活与社会制度的代表,因而能够在尔后的数十年间,得以迅速成为这些国家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发给各国君主的所有

宣教信，特别是给拜占庭皇帝的宣教诏书，都以“真主之名”为开端，并盖有“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的印章。其中号召信奉经典的人接受伊斯兰教中与他们宗教中共同的主张，即崇拜独一神。强调宗教原则上的统一，在穆斯林学者看来，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如能遵循这一点，今天的世界就不会再有宗教纷争，各宗教都会以友善态度结束争端，人类将结成世界性兄弟关系，依靠一种统一的宗教来拯救世界。

4. 海巴尔战役

侯达比叶协议的签订，使麦地那南部来自古来什人方面的骚扰趋于安定，而麦地那北方，由于有犹太人势力尚不安全。波斯和拜占庭人有可能利用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对峙，犹太人对过去他们的教胞白尼·古来扎族人、白尼·奈迪尔族人和白尼·盖努嘎尔族人被围歼和驱逐依然心怀旧恨，他们比古来什人更信守自己的宗教，与他们是不可能和解的。这使穆罕默德下决心尽快采取行动，彻底清除犹太人势力。

穆罕默德组织了1600 名穆斯林并100 名骑兵的大军，向犹太人的重要据点海巴尔进军。海巴尔犹太人经济实力雄厚，军事设防牢固，他们已意识到此次战斗关系到以色列子孙们在阿拉伯国家的命运，因

而全力部署，依靠数座保垒群，分三道防线抵抗穆斯林。起初，贝杜因部落盖图凡人还协助他们阻击穆斯林军队，但穆罕默德以送给他们数量可观的战利品为条件使他们撤出战场。穆斯林和犹太人激战数十日，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穆斯林逐渐缩小包围圈，先后攻占外围城堡和主要城堡，断绝水源，迫使犹太人绝望而降。穆罕默德责令他们留在原地生活，土地收成的一半以上缴麦地那穆斯林政权。其他地区如法达克、古拉河谷和太玛的犹太人，有的不战自降，有的被迫归顺，全部向穆斯林交纳贡税。至此，半岛所有犹太人的政治努力彻底瓦解，麦地那北部至叙述利亚边界的广大地区都有了安全保障。

5. 补行副朝

侯达比叶协议签署一年之后，又逢教历十一月，穆罕默德率2000名穆斯林来麦加举行副朝仪式。古来什人按照协议已撤离麦加，在周围的高地观看，2000多名穆斯林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下围绕着天房奔跑，高呼“万物非主，惟有真主”。迁士们离开自己的家乡麦加已整整七年，辅士们也渴望来天房朝拜，长期郁积在心的愿望转化成高昂的斗志与激情，体现出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史无前例的场面令麦加的多神教徒们震惊。穆斯林像以前的

阿拉伯人一样，在萨法和麦尔卧两高地中奔走了七次，然后宰牲献祭、受戎，完成朝觐的义务。翌日，穆罕默德又带领全体参加朝觐的穆斯林在天房内作了响礼。尔后，迁士们带领辅士兄弟一同探亲访友，相互接济，穆斯林的言行以及相互间团结融合的气氛给麦加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次朝觐中，穆罕默德同其叔父阿拔斯妻子的姐姐迈姆娜订婚，想利用完婚机会在麦加多停留几天，以便同古来什人达成谅解。但古来什人方面没能同意，穆罕默德严守协议，只在麦加停留三天，按期返回麦地那。

此次朝觐很快产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影响。古来什人中的著名将领哈立德·本·瓦立德毅然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凭着他在古来什人中的威望，他摆脱了艾布·苏富扬的指责与威胁，从麦加投奔麦地那。在他的影响下，阿慕尔·本·阿斯和天房守备奥斯曼·本·泰勒哈也加入到穆斯林队伍中来，并带动一大批麦加人纷纷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势力更加壮大，麦加的大门将要向穆罕默德敞开。

6. 穆尔塔战役

关于此次战役的起因，有几种说法。据传，穆罕默德派住巴士拉总督的宣教使节曾在叙利亚边界的穆尔塔村镇被杀害，这种挑战行为引起了穆斯林与

拜占庭人的冲突。还有记述说，穆罕默德派往叙利亚边界附近扎特·塔勒哈地区传教的15名小分队成员全部被杀，成为此次战役的导火索。然而这次战役真正的起因应出于穆罕默德实现其宗教与政治目标的战略需要。麦地那北部至叙利亚边境地区，在侯达比叶协议以及也门总督归顺之后，一直是穆罕默德所特别注重的地带，它是伊斯兰教冲出阿拉伯半岛的一条通道。伊斯兰教应当首先从这里传入叙利亚及其邻近国家。因此，在补行副朝返回麦地那数月后(629年5月)，穆罕默德便派遣了3000名精干的穆斯林，由其义子宰德·本·哈里斯率领前往叙利亚边境，向拜占庭人发战。拜占庭人调集了10万(一说20万)大军，敌强我弱，双方在穆尔塔激烈交锋。宰德·本·哈里斯被敌人乱枪刺死，贾法尔和阿布杜拉·本·拉瓦哈接连率军奋战，均献身于沙场。后由哈立德·本·瓦立德接替统帅，经过巧妙迂回，在不分胜负的战斗后，弱小的穆斯林撤回麦地那。

穆斯林在穆尔塔战役中没能战胜拜占庭人，但能在重兵包围中撤退回来。他们以3千人对10万大军的英勇气概和三位将领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博得了叙利亚边界地带各阿拉伯部落的敬佩。同时，拜占庭帝国内部政局不稳，促使一些曾隶属于它的部族加入伊斯兰教。苏莱姆族人、艾细贾阿族人、盖图凡族人、阿布斯族人、祖卜扬族人和法宰拉族人都是在

这期间加入伊斯兰教的。麦地那以北至叙利亚边界地区的局势越来越有利于伊斯兰教。

7. 克复麦加

麦加古来什人把穆尔塔战役的结果看作是穆斯林的一大失败，误以为穆斯林会因此而一蹶不振，势力减弱，因而又要同穆斯林及其盟友作一番较量。630 年1 月，麦加的结盟部族白尼·伯克尔族借古来什人的力量向与穆罕默德结盟的胡扎阿族发动袭击以报旧怨。以阿克利麦·本·艾布·哲赫勒为首的几个古来什人首领参与鼓动，并提供武器，从而单方面破坏了侯达比叶协议。穆罕默德得知后，感到克复麦加的时机已到，立即组织军队出发。参加行动的有麦地那的迁士和辅士，新皈依的阿拉伯部落也派来身穿铠甲的武士。在向麦加挺进途中，又有许多其他部落的成员加入到进军的队伍中来。在接近麦加时，穆斯林队伍已近万人。声势浩大的队伍在麦加西北的宰赫兰扎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等人率哈希姆家族的子弟离开麦加前来投奔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希望不战而进入麦加，以保持麦加禁地一如既往的传统。他派新归顺的阿拔斯作为使节，给麦加人带信，要他们出面讲和。阿拔斯也不愿看到穆斯林强行进入麦加，那样古来什人及其家属会遭受损失。在他

的努力之下，昔日最强硬的麦加反对派领袖艾布·苏富扬也在万般无奈之下归信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下令："麦加人进入艾布·苏富扬院落者、闭门不出者或进入禁寺者，都会有安全保障。表明了对麦加人的立场。穆罕默德的人马分四路向城内进发，遵循穆罕默德不准随便杀人的指示。艾布·苏富扬随同穆斯林队伍站在麦加必经的出口处，向人们喊话，宣扬穆罕默德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谁不抵抗，谁就有安全保障的训谕。麦加城内只有参与破坏协议的一小部分人稍有抵抗，很快被穆斯林队伍驱散。麦加就这样被一举攻克。

穆罕默德攻克麦加后的首要任务是消除一切偶像。当时克尔白天房内的壁画充满多神教色彩。原本尊奉一神的易卜拉欣祖先被描绘成手持抽签条的占卜者，众天使都被画成美貌女子的形象。古来什人崇拜的各种偶像包括最大的胡伯勒偶像都摆放其中。穆罕默德下令捣毁和消除全部偶像，把壁画全部涂掉。只保留玄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他还组织了一些小分队，负责清除其他一些部落或留存在私人家中的偶像。从此，偶像崇拜被彻底废止，麦加这个拜物教的中心变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穆罕默德在天房率众人进行了礼拜，然后宣布了他对古来什人及全体麦加人的政策。对曾经迫害和反对过他的人，除罪行特别严重的几个人以外，一

律赦免。为强调和维护麦加作为禁地的传统地位，他专门发表了一段演说："人们啊！真主在创造天地的那一天就把麦加视为禁地。麦加是禁地中的禁地。直到末日，信仰真主、信仰末日的人们都不准在麦加杀人或打架斗殴。在我之前不允许这样，在我之后也不允许这样……"对于麦加天房的守卫之职，穆罕默德交给奥斯曼·本·泰勒哈，供饮之职交给阿拔斯，这两项职务世代子孙沿袭，不允许为此而争夺。穆罕默德的政策和言行深得民心，光复后的麦加政治安定，特别是麦加贵族原有的经济利益并未受到损害，故而古来什人不分男女都皈信伊斯兰教，向穆罕默德表示尽忠。

穆罕默德在麦加停留了15天之后，委任阿塔布·伍赛德为该城总督，自己仍返回麦地那，同在困难时刻支持他的辅士们生死与共。

8. 侯乃尼战役

克复麦加，意味着伊斯兰教将向全半岛推进。塔伊夫的塞吉夫部落和纳季德的哈瓦津部落不甘于此，组成3万人的联军，准备与穆罕默德教量。他们的首领马立克·本·奥夫集结各部落人马，携带财产、妇女和儿童，来到奥塔斯平原，并占据了侯乃尼山峰和一处峡谷。穆斯林方面共1.2万人，其中2000

人是刚皈依伊斯兰教的古来什人。艾布·苏富扬也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这是穆斯林与古来什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哈瓦津人占据有利地形，擅长骑射，他们趁黎明前的黑暗对行至侯乃尼峡谷地段的穆斯林队伍乱箭齐发，后卫部队则借机袭击穆斯林队伍腹部。穆斯林前锋队伍主要由麦加人组成，他们头一次参战，难于承受激烈的突袭，向后溃退，引起整个穆斯林队伍的混乱。在关键时刻，穆罕默德与其叔父阿拔斯坚持应战，大声疾呼众穆斯林，尤其是麦地那辅士的部队顽强奋战，制止了队伍的溃散。经过一场血战，赛吉夫族人及其他部落成员已无心抵抗，抛下妇女儿童和财产仓惶逃命。穆斯林缴获了1.2万峰骆驼，2.4万只绵羊，4000欧基亚（每欧基亚37.4克）白银，俘虏6000人。《古兰经》经文（9：25—28）记述了这场反败为胜的战斗。

溃退的敌人躲进奥塔斯的碉堡里，另一部分逃至塔伊夫城内。敌人凭借坚固的城墙作为掩护，城内食粮与货物储备充足，穆斯林围困不成，施放弩炮也难于攻入，反遭乱箭和铁水冲击，只能撤退至敌人射程以外的地带。穆罕默德还下令穆斯林砍烧塔伊夫人赖以生存的葡萄园，表明了攻城的决心。少数塞吉夫族人出城投降，然而整个城池仍难拿下。一个月后，已是禁月到来，不仅不能打仗，还需带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因此穆罕默德决定撤军。他率穆斯林来

至存放战利品和关押俘虏的吉阿拉纳。侯乃尼战斗中的收获是前所未有的。穆罕默德在分配战利品方面，不仅公正无私，并且具有远见和周密的筹划。他用自己所得到的战利品作为礼物额外地分给那些刚刚皈信伊斯兰教的人，特别是克复麦加后新入教的各部落首领及主要人物，以利稳定人心。此时，四散逃亡的哈瓦津人组成使团，前来请求穆罕默德退还他们族人的财产、妇女和儿童。穆罕默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哈瓦津妇女和儿童宣布皈信伊斯兰教后，将俘虏全部释放。这一决策促使塞吉夫族人的首领马立克·本·奥夫也离开匿藏的塔伊夫城堡，来找穆罕默德表示归顺。穆罕默德将他的家眷与财产如数归还，另赠给他百峰骆驼，还委派他为哈瓦津部族穆斯林民众的首领。有些穆斯林辅士对此不够理解，穆罕默德耐心解释，说明利用世上的一点浮财团结阿拉伯人的意义。他对众辅士们说："让别人赶着羊群和驼群离去，而你们簇拥着使者凯旋而归。"穆罕默德在吉阿拉纳完成了对战利品的分配，率穆斯林进麦加朝觐天房后同辅士和迁士们一起返回麦地那。

侯乃尼战役是同阿拉伯反对派部落最后的一战，它最终铲除了反伊斯兰教的顽固势力。此后，阿拉伯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偶尔有过武装对抗，在穆罕默德派遣的宣教使团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顺于

伊斯兰教。如泰伊族、苏达族、白尼·凯义卜族、白尼·塔米木族、白尼·模司台族等，都开始向穆斯林缴纳天课，穆罕默德派专人到各地负责收集和管理天课税收工作。

9. 远征塔布克

克复麦加与侯乃尼战役的胜利，使穆斯林成为阿拉伯半岛一支最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任何集团、任何部落都不能反抗穆罕默德的权威，这引起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敌意和不安。伊斯兰教的传播打破了他们原本力图在半岛推行基督教信仰的计划，特别是穆罕默德的势力已发展至拜占庭人控制下的叙利亚边境和波斯人控制下的希拉地区。他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这一新生力量。

拜占庭人征集军队准备进犯阿拉伯北部边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部落已加入拜占庭阵营。穆罕默德对此非常重视，过去在穆尔塔战役中败于拜占庭人的旧仇未报，而今伊斯兰教刚刚打出一个新局面，还需向半岛以外的地区传播，一定要战胜敌人，使拜占庭人的首领今后再不敢侵犯和骚扰阿拉伯人。最好的办法是阻止敌人进入阿拉伯地区，这需要把兵力集中于边界。而从麦地那到叙利亚边界的路途遥远，夏季刚过，天气仍然炎热，粮食成熟正待收

割。穆罕默德动员所有的部落守卫住自己的家园，号召富有的穆斯林出资支援军队出征。很多人慷慨解囊，据说当时奥斯曼·本·阿凡捐了1000头骆驼和1万第纳尔现金。最后穆罕默德征集了3万穆斯林组成大军，由1万名骑兵开路，冒着酷热，穿过沙漠，阵兵于叙利亚边界的塔布克绿洲。拜占庭人得知穆斯林大军的盛况，放弃了攻击穆斯林的计划，后撤到叙利亚境内的堡垒中。穆罕默德认为没有必要追击到敌人的境内，但必须确保边境地带的安定。他向沿边界地区的部落酋长们发出通告，要他们或者归信伊斯兰教，或者交纳人丁税，敢于抵抗者，必派军讨伐。艾伊来部落的基督教领袖和哲尔巴人、艾兹鲁哈人、麦那人望风而降，纷纷同穆罕默德签订安全协议书，以每年按期纳人丁税，换取穆斯林政权的保护和信教自由。穆罕默德还派瓦立德率500名骑兵讨伐信仰基督教的杜迈(大马士革与麦地那之间地带)基恩代人，获大批战利品，杜迈的基恩代人国王伍凯迪尔被押解至麦地那，迫使该城同意皈依伊斯兰教。

在此期间，塔伊夫塞吉夫部族的使团也前来求见穆罕默德，他们的使节首先皈信伊斯兰教，尔后，全部族人随之信教，部族的拉特偶像被捣毁。塔伊夫人入教后，整个希贾兹地区的人都成为穆斯林，至此，从麦地那至大马士革边界地区的障碍全部扫清。

10. 伪信士

在远征塔布克期间，穆罕默德对自迁徙以来一直表面拥护，而暗中破坏伊斯兰教的伪信士们给予了严厉制裁。这些伪信士们的首领是阿布杜拉·本·乌拜伊，他在穆罕默德先知到来以前，是麦地那的头面人物，当地人曾想拥立他为王。穆罕默德先知的出现使他先去了往日的声誉，因而嫉恨在心。迫于伊斯兰教力量增长迅速，他只能采取两面派策略，从伊斯兰教内部施展阴谋。早在伍侯德战役时，他就曾率手下300多人背弃穆罕默德，削弱穆斯林力量。联盟战役中，他们又放弃保卫麦地那的任务，并且挑拨迁士与辅士间的关系；战役结束返回麦地那途中，也是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圣妻阿绮莎的贞洁。此次穆罕默德号召远征塔布克，他们借口天气炎热，议论纷纷，牢骚满腹，讥笑穆罕默德的战斗动员，寻找各种理由推辞征战，妄图留在麦地那，趁机挑起动乱。因此穆罕默德视他们为心腹之患，《古兰经》(9：81—82、9：49)针对伪信士的行为给予了严正警告。伪信士们还在麦地那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常在此聚会、策划阴谋。穆罕默德从塔布克归来后，命令烧掉此寺，致使伪信者的活动有所收敛。塔布克战役两个月后，伪信士领袖阿布杜拉·本·乌拜伊病故，穆罕默德仍

然为他祈祷(9：80)，对于其追随者并未驱逐或杀头，而是接受他们的悔悟(9：117—118)。让穆斯林远避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天课，也不让他们享受天课，把对他们的惩罚留给真主(9：66—68)。至此，伊斯兰教得以巩固，内外敌视势力均归于失败。

塔布克战役是穆罕默德参加的最后一场战斗。此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得以安居和处理行政事务。伊斯兰教不断壮大，各使团从四面八方前来麦地那表示归顺。伊斯兰教历十年，前来晋见先知的使团极多，被称为“代表团之年”。

11. 代表团之年

塔布克战役中拜占庭军队不战而退，给当时仍信守旧宗教的各阿拉伯部落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也门南部、哈达拉毛、阿曼各部落影响尤甚。长期以来，也门及也门附近各国一直是波斯人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更应该加入到穆罕默德所代表的阿拉伯力量中来，聚集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以此摆脱拜占庭和波斯人的控制。各部落酋长和君主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半岛南部的部落纷纷派遣使团来麦地那宣布归顺和加入伊斯兰教。

这一年，穆罕默德委派艾布·伯克尔率领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先知本人暂不前往。因为根据以往

的协议，不信真主和使者的异教徒、多神教徒都有权在禁月到天房朝觐。穆罕默德是不可能阻拦的。但穆罕默德视异教徒们为污秽之众，不能与他们一起朝觐。况且，阿拉伯人崇拜的各种偶像多数已被消除，不应再让偶像崇拜者来天房朝觐。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感到废止一切旧的协议和条约的时刻到了。他派阿里赶往麦加，在阿拉法特日，人们聚集米那之时，向人们念诵了《古兰经》(9：1—36)有关如何对待多神教徒的章节。尔后阿里传达了穆罕默德的命令："不虔敬者进不了天堂，一年之后多神教者不准前来朝觐，袒胸裸臂者不许绕天房。与真主使者签定的各种条约，到期一律废除。"阿里限定各部落成员在四个月之内一律返回各自的住地，从此不允许多神教徒来天房朝觐。这一决定，宣告了与拜物教的彻底决裂。

穆斯林学者将阿里念诵的《忏悔》章中这几节经文，看作是新生的伊斯兰国家的精神基础。信主独一，是穆斯要尽一切力量坚持和捍卫的信仰，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信念，谁反对这一信念，就要和谁进行斗争，直至他们服从。有的东方学家认为类似对待多神教徒立场的经文，是在宣扬诉诸武力的强权政策，穆斯林学者坚决批驳这种观点。把对多神教徒的斗争提高到批判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高度来认识。他们认为，崇拜石雕泥塑之类的东西，表明了人类智力与

认识水平的低下。多神教所反映的风习与信仰，代表了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活埋女婴、无限多妻、高利贷盘剥、压迫奴隶等不道德行为，都是这种腐朽社会制度的表现。穆罕默德宣传提倡信主独一、消灭偶像，就是要砸碎和取消这种在多神教控制下的旧制度，这是一场革命，是为了传播新宗教、而被迫进行的护教战争，是正义的行动。穆罕默德关于不允许多神教徒再进天房朝觐的决定，使一些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不再犹豫，也门、麦海拉、巴林、叶麻麦地区的部落相继入教。

希木叶尔族各酋长派使节呈送了他们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书信，穆罕默德给予回复，并委派早期穆斯林弟子前往协助传教和负责天课税收工作。纳季兰的基督教徒派来了由60人组成的使团，是当时最大的基督教使团。穆罕默德让他们住在先知寺内，并允许他们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他们对是否入教问题进行了讨论，表示理解伊斯兰教的实质，但不肯放弃他们原有的宗教，最后与穆罕默德签约，同意按期交纳人丁税。派使节向穆罕默德表示皈依的还有哈木丹人、肯德阿拉伯人的土叶夫部族、塞来拜阿拉伯人、白尼·赛义德·本·侯宰依姆人、白尼·法扎莱部落、白尼·艾赛德部落、白尼·乌孜拉、白尼·拜里、白尼·姆莱·蒙兰部落、白尼·穆哈里卜、哈桑·赛拉曼、白尼·艾比司、奈海等部落的阿拉伯人、

这些使节对沙漠地带游牧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起了重要作用。

12. 辞　朝

公元632年3月(伊斯兰教历10年11月25日)，穆罕默德率领数以十万计的穆斯林前往麦加，举行正式的朝觐。在此之前，他已尽过两次副朝，未尽正朝之功。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觐，故名辞朝。

首先，穆罕默德亲自参加并指导朝觐。他同穆斯林一起受戒，在到达麦加天房后，亲吻玄石，围绕克尔白七圈；在易卜拉欣站石前礼两番拜；饮渗渗泉水；在萨法与麦尔卧两高地之间奔走七次；而后驻米那、登阿拉法特山；在穆兹代莱法过夜；在返回米那的路上投掷石子；回来后宰性献祭。据载，穆罕默德在此次朝觐中宰杀了63峰骆驼，他当年63岁，象征着每一年献一峰骆驼。最后先知剃了头，以此完成全部朝觐仪式，为穆斯林正确履行宗教礼仪作出了典范。

此次朝觐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穆罕默德于阿拉法特山发表的著名演说。在辞朝演说中，他重申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义务和社会原则：严禁穆斯林民众相互仇视残杀、相互掠夺财物，废除高利贷行为；勾销蒙昧时期的血债；要求人们坚定宗教信仰，不受魔鬼

的驱使而称王称霸；不贪恋女色而行真主禁止之事；确立每年的1月、7月、11月、12月为禁月；确定男女双方应尽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以及财产继承制度；强调穆民皆兄弟，穆民之间不能相互欺压的关系准则……演说结束后，穆罕默德念诵了《古兰经》经文(5：3)，以此宣布了伊斯兰教最后的胜利。史学家和圣训学家一致认为，此节经文是真主给穆罕默德最后的启示。而此次告别的朝觐又有伊斯兰朝觐之称，意为真主完美了他的宗教，完成了他对穆斯林的恩典。

时至今日，穆斯林仍然坚持一年一度的朝觐仪式。每年有数百万穆斯林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此举行的盛大朝觐活动成为各国穆斯林联系与交往的桥梁。

13. 先知逝世

辞朝归来后，穆罕默德已开始考虑如何将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的地区传播发展，于是下令出征叙利亚。他委派曾在穆尔塔战役中牺牲的将领宰德之子伍赛迈为这次行动的统帅，由于伍赛迈年轻还不到20岁，众迁士和其他著名弟子要作为普通士兵听从于年轻人，一些人对此不能接受。而就在此时，穆罕默德身患重病，使征战未能成行。但穆罕默德对今

后穆斯林的事务及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前途已经有所计划，对几项事关重大的问题一一作了安排。

首先，他在重病期间依然坚持去清真寺礼拜，向人们讲述青年人挂帅出征的意义以及执行真主使者命令的必要。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当众宣布艾布·伯克尔是他最好的伙伴和朋友，他命令：直通清真寺的所有便门，除属艾布·伯克尔的以外，其余一律关闭（部分圣门弟子的住房紧连界清真寺，他们曾为自己修了通往清真寺的便门）。当他已不能再出门礼拜时，指令由艾布·伯克尔领穆斯林们做礼拜。一次艾布·伯克尔外出，由欧麦尔领拜，穆罕默德知道后表示："真主和穆斯林不同意这样做。"以此确定了他对继承人的选择。穆罕默德还预见到在他之后，迁士和辅士们会发生争执，故而要求迁士们要善待辅士们。穆罕默德最后一次到清真寺去时，看到穆斯林民众虔敬地跟随艾布·伯克尔礼拜，感到欣慰和高兴，他在艾布·伯克尔身边礼拜完毕后，向人们说了如下的话："人们啊！火已燃起，困难就像黑夜一样会不断到来。指真主为誓，我并不希望你们为我保留什么。指真主为誓，凡《古兰经》认为合法之事，我不会认为不合法，凡《古兰经》禁止之事，我也不会不禁止。真主会诅咒那些把坟墓当作清真寺的民众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穆罕默德留下的口述遗嘱，一切依《古兰经》办事。

公元632年6月8日(伊斯兰教历11年3月13日,一说3月2日),穆罕默德病情突变,溘然长逝。终年63岁。据说,当时他在阿绮莎的房内,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是:"天堂中最崇高的伙伴。"在完成了大地上的使命之后,追随天堂中最高尚的朋友去了。

先知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立刻赶到清真寺。谁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欧麦尔开始认为穆罕默德没有死,他向众人喊叫:伪信士们声称使者已经逝世,使者没有死,而是到真主那里去了,就像穆萨那样见他的主去了,他还会回来的。欧麦尔抽出宝剑接着说:"谁再伪称真主的使者逝世了,就砍下他的手和脚。"正当众穆斯林茫然之际,艾布·伯克尔外出归来,他直奔阿绮莎房间,瞻仰了先知的遗容,并亲吻了他,说道:以我父母的名誉发誓,你已尝到真主给你注定的死亡,此后,你将永生不灭。然后,艾布·伯克尔来到清真寺,凭着他的地位与威望向众人演说:"人们啊!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已经去世,谁崇拜真主,真主永存不死。"他还向人们宣读了《古兰经》经文(3:144),至此,欧麦尔和穆斯林们才真正相信穆罕默德确已归真。

关于穆罕默德使者之后,谁来领导穆斯林的问题,辅士们曾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主力,迁士们只是离开家乡的外人,不愿接受迁士们控制一切的局面。艾布·伯克尔以《古兰经》经文(9:100)中迁士

一词在前、辅士一词在后为据，说明应由迁士为首领。欧麦尔站出来向艾布·伯克尔宣誓效忠，承认艾布·伯克尔为先知的哈里发，从而消除了分歧。迁士辅士们都向艾布·伯克尔——这位先知最喜爱的人宣誓效忠。面对全体穆斯林们的宣誓效忠，艾布·伯克尔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表示坚决服从真主及其使者的教诲，号召众穆斯林继续为真主的事业而奋斗。

632年6月10日，穆罕默德病逝后两天，其遗体被安葬在麦地那阿绮莎房内他卧病的床下。一位伟人去世了，他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精神遗产，长久不衰的宗教信仰与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教文化。

结束语：穆罕默德论

一

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得各国的舆论对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以及这一宗教的创立者日益重视起来。法国的一个图书俱乐部计划出版一套伟人传记，事先在读者中作了一次民意测验，询问他们所希望列入这套丛书的伟人姓名及其排列顺序。出乎预料，在大多数选票上赫然名列榜首的竟是穆罕默德。美国的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对于这一选择作了理论回答。在其所著的《历史上一百位影响最大的人物及其排列顺序》中，他经过反复深入的比较研究，最后确认穆罕默德是历史上第一位影响最大的人物。列在穆罕默德之后的26位人物是：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圣保罗、蔡伦、古腾堡、哥伦布、爱因斯坦、马克思、巴斯德、伽利略、亚里士多德、列宁、摩西、达尔文、秦始皇、奥古斯都·凯撒、毛泽东、成吉思汗、欧几里德、马丁·路德、哥白尼、瓦

特、君士坦丁、华盛顿。他说：我选择穆罕默德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感到惊奇，也会使另外一些读者发生疑问；但他确实是历史上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惟一人物”。迈克尔·哈特作出这个判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的创立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远远超过耶稣在基督教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伦理道德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有所不同的）主要训诫是耶稣制定的，但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发展者和传播者，以及《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作者，却是保罗。可是，穆罕默德却亲自创立了伊斯兰教神学和伦理道德的主要原则。此外，他还在传播新的信仰和建立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又是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作者。这是一部穆罕默德的思想言论集；他认为是真主对他的直接启示……而耶稣的教诲却没有如此详尽完备地编纂和保存下来。因为《古兰经》对于穆斯林来说，至少和《圣经》之于基督徒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穆罕默德通过《古兰经》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穆罕默德对伊斯兰教所产生的相对影响，可能比耶稣和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总和还要大些。

第二，穆罕默德与耶稣不同，他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且也是一位世俗领袖。事实上，他作为阿拉

伯人征服运动的推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影响最大的政治领袖……我们看到，公元7世纪的这场阿拉伯征服运动，直至今天，一直在人类历史上发生重要作用。正是这种世俗和宗教影响无与伦比的结合，才使得穆罕默德当之无愧地被评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人物。

无独有偶，美国国际新闻杂志十几年前曾向一批有身份的读者征询答案："怎样才是一名伟大的领袖？综观历史，谁能当此重任？"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尤里斯·马塞曼作了与上面类似的回答。他说："一位领袖必须起到三种重大作用：第一，为被领导者谋求福利；第二，建立一个令人们在其中能有安全感的社会组织；第三，提出一套使人们真诚信仰的思想体系……综观全部历史，能完全起到以上三种作用的领袖，只有穆罕默德一人。他或许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领袖。"

以上的评价若是出于穆斯林之口，倒也不足为怪。穆斯林的传统观点从来就是如此。如我国回族学者刘智，在其所著《天方至圣实录》序言中，就赞誉"穆罕默德为天下古今至贵之一人也"。但是，对于穆罕默德的"世界第一伟人"的评价，出自传统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了。我们固然大可不必苟同他们的观点，但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认识。

二

穆罕默德及其领导的宗教革命是阿拉比亚从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的产物。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形成初期的基本特征，都是由这一历史条件决定的。

伊斯兰教以前的一个多世纪(5 世纪末至7 世纪初)，阿拉伯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连绵不绝的部落战争。这一时期发生在部落之间的血族仇杀，据学者统计，大大小小约有1700 多次。这些大多发生在同宗部落之间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血缘联系，加速了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的解体，同时也阻碍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给广大部落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麦地那是这一社会的缩影，那里提出的社会需要无疑具有普遍性。这个穆斯林史学家所说的“蒙昧时期”，就是进入阶级社会所必经的野蛮时期。私有制是这一时期的新要素，经过延续百年的劫掠和争夺，这一要素逐渐为向国家过渡作好了准备。历史已经走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前面，迈出这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正是穆罕默德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同时，拜占庭与波斯萨珊两大帝国为控制东西贸易商路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冲突，使阿拉比亚成为军事和宗教冲突的焦点，促进了阿拉伯人的民

族觉醒。公元604—611年，阿拉伯人的伯克尔部落在祖卡尔击败一支波斯军队，当消息传到麦加时，据圣训记载，年近40的穆罕默德非常兴奋，大声宣布说："这是阿拉伯人第一次在波斯人面前扬眉吐气；正是通过我，真主帮助了他们。"如果这是信史，那就鲜明地显示了穆罕默德的民族意识。冯·格鲁尼鲍姆说："散见于贝杜因人中的'民族'感情已变得十分强烈，在某种程度上清楚地显现在与美索不达米亚农田的波斯领主的冲突中……到目前为止，在普遍承认半岛说阿拉伯语居民（或许除掉阿拉比亚南部）源自同一祖先的假设中，已经找到了这种民族感的主要表述，并由此产生了与非阿拉伯人和野蛮人区分的意识。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既凝结又升华了这种阿拉伯人统一的模糊感情。"（冯·格鲁尼鲍姆：《伊斯兰教——论一种文化传统的性质和发展》）的确，部落融合为统一民族的前景当时已经依稀可见，"以明白的阿拉伯语"启示的伊斯兰教体现了这一前景。

但是，由于游牧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氏族制度及其观念的顽强生命力，仍在顽强阻碍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穆罕默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借助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资料，通过对部落宗教的改革，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突破。伊斯兰教规定的教胞关系，向部落民提供了一种远比血缘关系更为稳固和广泛的社会

纽带，有可能成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的基础。穆罕默德所提出的严格的一神观念，全面禁止部落战争和一切穆斯林不分部落氏族都是兄弟的号召，在客观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能产生巨大的反响。这种统一的观念一经提出，对深受传统束缚的部落民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社会改革和军事征服的推动下，10 年之内统一成了众望所归、大势所趋的潮流。边缘部落在“代表团之年”①从千里之外纷纷归附的空前盛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穆罕默德的教诲，在一百多种规模大小不一、处于互相仇杀不止的众多部落中，创立了一个民族。以一位共同的领袖统率的共同宗教的观念，把不同的部落统一在一个政治组织之内，并惊人地迅速发展了它的世俗特征。在异教的阿拉比亚，现在只有一种伟大的意识才能产生这一结果，即民族生活的原则。氏族制度因此第一次——如果不是完全解体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也从属于宗教统一的感情”（冯·克来麦尔：《伊斯兰教正统观念发展史》）。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麦地那，掠夺土地和财富的血族仇杀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产生了对超越部落之上的权威需要。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

① 代表团之后，指伊斯兰教历（希吉拉历）9 年（公元 630 年）。在该年中，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先后派代表团觐见穆罕默德表示皈依伊斯兰教。

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在对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没有指望时，苦难深重的人民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在政治观念和组织形式包含在宗教中这一历史条件下，这种期望必然转向宗教领域。正是适应这种期望，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统一社团（乌玛）。由于团结其成员的社会纽带不是体现在氏族制度中的血缘关系，而是隐蔽在共同信仰中的地域关系，乌玛就成了阿拉比亚第一个突破氏族制外壳的新型社团，由此产生了对阿拉伯社会结构的最重大的改革。在社团中，宗教权力首先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顺从真主及其使者的启示，确立了超部落的政治权威。穆罕默德以真主的名义实际行使的权力，通过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演变成凌驾一切的政治统治权。真主就是国家最高权力在天上的投影。穆罕默德建立的麦地那社团作为穆斯林国家的雏型，为日后的哈里发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社会领域内穆罕默德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麦地那政权的建立，揭开了文明社会的帷幕，标志着由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革命转变。穆罕默德在"《古兰经》的立法"形式下对社会结构的改革，是这一转变的起点。其中关于财产继承和婚姻制度的

改革，最为重要。首先穆罕默德通过遗嘱制度确认了个人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否决了氏族的所有权；同时改革了父系男亲属分配遗产的惯例，肯定了直系血亲（包括女性）的继承权。由于私有观念的发展，各个部落内氏族集体财产的管理权早已向家族和个人的所有权转化。氏族首领可以利用集体财产牟取私利；弱小成员常常受到监护人的欺诈和侵吞，妇女和儿童则被剥夺了继承权。穆罕默德为死者的男女近亲规定了以个人身份继承遗产的份额。一方面，通过承认财产为个人私有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近亲保留了部分权利，反映了氏族观念的残余。这些规定本身说明，个人、家庭和社团（国家）正在取代氏族和部落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此有关的是对婚姻制度的改革。《古兰经》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并非通常认为的是对漫无限制的多妻制的限制，而是对于旧的婚姻形态的改革。对于当时阿拉伯人多妻的推断几乎肯定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当时流行的是对偶婚，两性的结合比较松散，夫妻不是独占的同居。穆罕默德用“天启”禁止“蒙昧时期”的旧俗，严厉谴责“陷于奸淫”的“恶劣”男女，鼓励建立稳定的一夫制家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规定妇女或寡妇改嫁前的“待婚期”，以确定是否有孕。非常清楚，这一规定的目的，显然是要辨明亲生子女确凿无疑的身份，以保证将来以亲生

子女的继承人资格继承遗产。穆罕默德通过这种方式，积极顺应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的社会要求，并且确实在短期内扫除了旧的婚姻形态，为阿拉伯社会以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社会基础。《古兰经》的种种立法，后来成为伊斯兰教法的核心，对伊斯兰教的发展，特别是以教法为中心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作为几乎是惟一的上层建筑要素的历史时期，政治的表现和组织都必定采取宗教的形式，因为不存在其他的独立形式。穆罕默德不得不从宗教幻觉中构思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的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表现出来；他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体系的基本特征向宗教求助，正是因为他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他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以"天地间惟一最高的神"统一了原有的芜杂繁多的神灵世界，成为自觉维护人间"秩序"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并通过《古兰经》赋予人们可以认识的确定内容，提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行为规范，从而排除了解体中的原始巫术和自然崇拜。

正是上述这些特征，恩格斯把穆罕默德的活动视为"历史上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的特例，称之为"伊斯兰教革命"或"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

三

穆罕默德作为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曾经得到过各种不同的评价。历史上不论是基督徒的攻击，还是穆斯林的膜拜，都用浓重的宗教迷雾遮盖了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在以真主名义登上历史舞台的穆罕默德身上，宗教幻觉与现实要求，天启戒律与社会改革，一神信仰与政治统一的复杂结合，宗教创始人与民族领袖、先知与政治家、传道者和立法家的多重身份，使得对他的评价十分困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宗教以如此迅速和直接的方式，实现如伊斯兰教那样的世界性影响和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位新宗教的传播者，作为他那个时代和民族的宗教领袖，像穆罕默德那样完美……穆罕默德的个性和他的启示，他的启示和政治，他的政治和他的民族的文化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伊斯兰教的大厦里，以致必须统筹考虑它们相互交替的影响”（亥尔：《阿拉伯文明》）。就是现在，如果我们不依据伊斯兰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也不可能正确说明穆罕默德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当时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穆罕默德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巨大的。“穆罕默德在短短的一生中，把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人团结

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把一个仅仅是地理上的名称——阿拉比亚——改变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宗教，在广大的地区，取代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而现在仍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信奉这个宗教；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这个大国辽阔的版图，包括了中世纪时期文明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希提：《阿拉伯通史》）。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穆罕默德显示了他的个人才能。“从条件说，时间和地点都有利于穆罕默德。各种各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为他毕生的活动以及伊斯兰教随后的扩展提供了机遇。其中有麦加和麦地那的社会冲突，趋向一神教的运动，叙利亚和埃及对希腊文化的反动，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衰败，以及游牧的阿拉伯人日益意识到对周围定居地区进行劫掠的时机已到。然而，这些推动力，以及其他可以加上的类似因素，本身既不会是以伍麦叶哈里发王朝知名的帝国崛起的理由，也不会是伊斯兰教向世界宗教发展的原因。关于阿拉伯人扩张和伊斯兰社团发展不可避免和必然产生的因素是不存在的。若没有穆罕默德身上这些才能的奇妙结合，已有的进展可能就不会发生，而那些巨大的力量自己就会轻易地耗尽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劫掠中，而不会留下任何影响持久的后果”（瓦特：《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阿拉伯化一神教的创立，就是穆罕默德个人才能的最好说明。

当然，穆罕默德的创造性才能不会超越历史和社会的局限。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关系急剧变动的大变革时代。在当时，私有制和社会分化的产生，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向往氏族社会，反对剥削和压迫，也有正当的合理性。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新旧交替的社会。穆罕默德的思想体系就构筑在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基础之上。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的性格和特征。他的杰出并不在于他能取消剥削和压迫，而在于他能够顺应时势，并在时代许可的范围内达到了他能达到的顶点。他的社会改革并没有彻底否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以宗教形式表达意识形态上的自觉主张，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作了改革，使之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真主作为最高的统治权力，要求各部落服从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打破氏族制的外壳。他的宗教伦理，在外在方面突出了氏族社会的民主和人道观念；强调平等和互助，反对赤裸裸的欺压和侵吞，主张建立温和的统治秩序；否认原罪观念和遁世隐修，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正当性，提倡积极入世的态度。因此，他的宗教不只是一种简单僵化的外在仪式，而对个人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与此相应的是，内在方面突出了个人人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主的前定”实际上破除了部落神灵和原始巫术的狭隘限制和繁琐禁律，承认了不可抗御的

客观必然性。这在最初和一定限度内起到了把个人从部落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作用。新的束缚把政治统一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每一个信徒，作为个人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自觉主动地去“为主道而奋斗”。它既是历史责任感，又是主体能动性；既是宗教义务，又是社会要求。今天看来虽然费解，但在当时确是切实可行的行为。“正是这些凌驾于简单的基本教义之上的准则，最初把各行其是的各阿拉伯部落凝聚为一支征服的力量，使民族上、文化上差异复杂的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时期具有社会上的一致性，而且使穆斯林世界经过了几百年的衰落和遭人忽视以后，到今天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意识”（柯克：《中东简史》）。穆罕默德的教诲几乎渗透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全面而又持久的影响。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因此，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我们对穆罕默德也作如是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罕默德
作者=周燮藩 王俊荣
页数=137
SS号=10153059
出版日期=